獨秀文存

兩團政治

中國人，上自大總統，下至挑糞桶，沒有人不怕督軍團，這是人人都知道的了，但是外交團比督軍團還要利害。列位看看，前幾天督軍團在北京何等威風！只因為外交團小小的一個勸告，都嚇得各鳥獸散。什麼國會的彈劾，什麼總統的命令，有這樣利害嗎？這就叫做「中國之兩團政治」！

義和拳征服了洋人

有人說，現在法國使館也在那裏扶乩請神，豈不是洋人也相信鬼神了嗎？我道：卻不

譁然。原來官場腐敗，中外相同。而且外國雖有極少數好奇的學者，愛談鬼怪，不像中國神奇鬼怪是全國人普遍的思想。

戰爭的責任者

協約國以德皇為歐洲大戰的責任者，要求荷蘭國交出來審問治罪。我們中國此次南北戰爭，國家人民也都吃苦不小，請問擔這責任的人到底是誰？

公僕變了家長

古時專制國，皇帝就是家長，百姓就是弟子。此時共和國，總統算是公僕，國民算是主人。家長式的皇帝下一道上諭，拿那道德不道德的話來教訓百姓，原不算稀奇。現在公僕式的總統也要下一道命令來教訓國民這是怎麼一回事？

一九一八，十二，二二。

大紅頂子紅纓帽

清室雖然退了位，每月初一十五，滿街都是出入清宮戴大紅頂子的主人，戴紅纓帽子的奴僕。提起德國俄國皇室的悲慘，我很替清室和這班戴大紅頂子的紅纓帽子的擔憂。

異哉搭現問題

鐵路，電話，都是政府的營業；中交票，都是政府發出的紙幣。現在京奉火車要搭現，電話也要搭現。奉天人和北京總商會的抗議，交通部竟置之不理。難道鐵路，電話，不是政府辦的嗎？難道中交票不是政府發的嗎？為什麼自己發的紙幣自己不用呢？堂堂政府的交通部，這樣不說理，還在那裏說什麼道德，說什麼法律，說什麼養民哩！——算了罷，簡直打起臉來就得了！

一九一八，十二，二九。

野心

本月十六日，威爾遜總統在巴黎議事廳宣言云：『美國加入歐戰之時，非獨因爲中歐帝國之宗旨不合，應受各國愛惜自由公理者所抵抗，但因其圖謀破壞法律之野心，已見於實行，激勵吾人之心。』 前幾天，馮國璋總統也說：『予意和平之進行，當力圖永久之和平，而勿爲目前敷衍之計。 根本解決只在打消各方軍閥謀擴充個人勢力之野心。 但使今日具有武力之人，能發生一種覺悟，知武力之不可恃，法律之不可違，民意之不可抹煞，勿徒藉地位以逞私見而動輒發難，則國家從此可以安定。』 這兩位總統的名言，我都佩服得很。 可見得一國中有了擴充個人勢力破壞法律的野心家，不但國內人民要反對他，就是外國人也要興師問罪哩！

倒軍閥

日本東京慶祝協約戰勝的時候，慶應大學學生五千人，開提燈大會，前豎一面大旗，上面寫了『倒軍閥』三個大字，游行時經過的衙署都招待他們，惟有參謀部合陸軍部不理。我們天津的慶祝會，南開學校的學生却異想天開，做一個『國魂舟，』兩位學生裝扮關羽岳飛坐在船內游行街市。 一個是反對武人政治，（乃木東鄉，眞算得是中國關岳一流人物，何以日本青年不崇拜他，還要反對他呢？）一個是崇拜忠孝節義時代的武人。 現在兩國的青年思想如此不同，將來的國運就可想而知了。 一九一八，十二，二九。

軍民分治

軍人是對外用的，在國內政治上，他沒有地位。 現在政府裏人和在野政客，都把『軍民分治』四字掛在嘴上，當作最時髦的政策。 殊不知野蠻國只有軍治，文明國只有民治。地方治安，應該是地方官的責任。 請問民治以外，軍治是什麼？ 全國的海陸軍，都應當隸屬中央，不當分屬地方。（就是聯邦制，地方政府也不養兵。） 所以什麼『軍民分治，』什

麼「劃分軍區」都是根本的錯誤。

到底是那一團利害？

議員本代表國民的；卻受了督軍的指揮，反對曹汝霖做交通總長。曹汝霖卻知道這一團不及那一團利害，所以外國人便提議京奉路全部取現。一個國務員同意案，暗中也有兩團勢力的競爭，這國會成個什麼國會！政府成個什麼政府！

得衆養民

前月十八日政府下了一道命令，開口便說道：「道以得衆爲先，政以養民爲本。」按共和國沒有皇帝，不是家天下，不知什麼人想得衆做什麼？共和國人民是要自己養自己，不靠人養的，更不要官養的；不但不要官養，并且出租稅養了官。我們中國的人民不但養了官，還養着許多官來殘害人民。啊呀！少發點紙票子來騙人民的錢，（用出算一元，收

人只算四角幾分，不是賜錢嗎？）少招點士兵來傷害人民的生命財產，就算是阿彌陀佛了！如今沒有什麼聖祖高皇帝什麼聖祖仁皇帝，用不着作甚『撫育元元』『加惠黎庶』的恩詔！

誰是匪？

各省的匪多極了。 政府要打算除暴安良，剿匪，誠然是頂要緊的事。 但是這件事不自今日才要緊，也不是陝西福建更要緊。 南方收容了盧燾等匪，本來不對。 但是有什經政府任命的兩位鼎鼎大名巡閱使原來又是什麼出身呢？ 如今果然要剿匪？ 當眞要剿匪？ 那我就舉起雙手贊成！

一九一九，一，五。

國防軍

國家養兵，本來都是爲國防用的。 現在又要新招什麼國防軍，那末其餘的軍隊，留做

什麼用處呢？　叫做什麼名目呢？　難道叫做「家防軍」嗎？

軍人與官僚

野蠻的軍人，腐敗的官僚，都是國民的仇敵。　但是兩樣比較起來，軍人更覺可怕，可厭。同是可怕可厭的軍人，我們覺得那不曾倡首擁戴袁世凱做皇帝，不曾陰謀復辟，不曾加入督軍團來逼着總統解散國會的，比較還好一點。

武治與文治

中國武治主義，就是利用不識字的丘八，來壓迫政見不同的敵黨；或者是設一個軍政執法處，來亂殺平民。　中國的文治主義，就是引用腐敗的新舊官僚，來吸收人民的膏血；或者是做幾道命令，來興辦教育工商業，討外國人的好；做幾道命令，來提倡道德，提倡節孝，提倡孔教，討社會上腐敗細胞的好。　武治主義，文治主義，當真是這樣嗎？

尊孔與復辟

照孔聖人的倫理學說，政治學說，都非立君不可；所以袁世凱要做皇帝之先，便提倡尊孔。

現在內務部又要把顏元李塨二人從祀聖廟，政府裏居然准了，因此下了道命令，說些什麼孔子道貫化育，陶鑄羣倫，『重儒修，明正學，』（邪學是什麼？）『入德即在彝常，導世先端教化』的話。 大家想想，這是什麼意思？

安徽小鬼

章太炎因為安徽人在政治上造的罪惡太多了，逢人便罵『安徽小鬼，沒有一個好東西！』

現在別的方面不用說了；單說自稱人民代表的先生們，北京某俱樂部的重要分子，不大半是我們貴省人嗎？ 安徽省議員，不是奉承倪嗣冲通過了『鹽斤加價』的議案了嗎？ 我想章老先生的話真正不錯。

一九一九，一，十二。

國民大會

國民大會，必須經過合法的手續，方能成立，斷斷不許所謂名流私人集合可以冒充的。最奇怪是朱代表電請國務院派周自齊林長民到南方籌辦國民大會。分明由政府委員組織私人團體，硬說是國民大會，硬說是有仲裁兩方面爭執的資格，恐怕國民不能承認罷。

鴉片與紙票

上海燒了存土一千多箱，北京中交紙票漸漸漲價，總算是現政府辦了兩件差強人意的事。但是甘肅陝西雲南等省，仍舊烟苗遍地；丘八販烟土，無人敢問；嗎啡的壞處，比鴉片還要利害；湖南湖北的紙票，真是商民的大害；像這些事，纔是政府分內應該辦理的。比那異想天開的重道德尊孔教的命令，正當得多，有益得多。

一九一九，一，十九。

嗚呼特別國情！

租界上的領事裁判權和警察權，海關的協定稅法，世界上受外國這種不平待遇的，現在只有我們中國一國。若問各國何以待我們這樣特別，他們必定爽爽快快答道：就是你們常說的『中國有特別國情』的緣故。

公理戰勝強權

我們對於參戰，簡直算沒有出力。如今若在和平會議席上，提出無數的要求，固然可恥；但是在各國方面要把這個理由來拒絕中國，難道公理戰勝強權的解說，就是按國力強弱分配權利嗎？

揭開假面

協約國攻擊德國的旗幟，就是『公理戰勝強權。』 如今那海洋自由問題，國際聯盟問題，巴爾幹問題，殖民地占領問題，都是五個強國在秘密包辦。 至於弱小國的權利問題，縮小軍備問題，民族自決問題，更是影兒沒有。 我們希望這公理戰勝強權的假面，別讓主張強權的德意志人揭破才好。

誰的罪惡？

政府令軍警督察處檢查軍人私販烟土，總算膽子不小。 這位不會做官的馬處長，却當眞的去嚴行搜查；查出販土的人不是師長的兄弟，便是闊人的馬弁，弄得沒有辦法，聽說要想辭職。 禁烟本是一件好事，馬處長總算一個好人，好人竟辦不下這好事，請問是誰的罪惡？

一九一九，二，二。

公理何在？

此次歐洲的大戰，比利時眞是義俠可風，犧牲的程度也算不小。 如今會議席上，五强國竟壟斷起來，可憐吃了千辛萬苦的比利時，竟做了門外漢，連日本也比不上，試問公理何在？ 過激派的行爲，縱或有不是的地方，但是協約國把他們破壞俄德兩大專制的功勞，一筆抹殺，又試問公理何在？ 德皇未敗以前，反對戰爭始終不屈的，只有李普克尼希一派，從前附和德皇的人，如今却逼迫李普克尼希，而且加害他的生命，又試問公理何在？

光明與黑暗

近來日本黎明會裏的人，是抱着『反對軍閥專制，資本家專制』的新思想。 反對他們的守舊黨，就是黑龍會裏的人。 這兩邊一黑一明的旗幟，到也鮮明。

特別國情

前籌安會的重要職員楊度，近來發布他在國民制憲倡導會招待席上的演說。 大

意說是憲法要按照一國的歷史，習慣，民情，風俗，特別制定，不可模仿歐美的成法。　我看什麼共和，什麼憲法，都是歐美人特有的制度。　按照我們中國的歷史，習慣，民情，風俗，都不必勉强學他。　我勸某某還是拿古德諾『特別國情』的話頭，去鼓吹帝制罷；何苦談什麼共和國的憲法呢？

一九一九，二，九。

司令部土多

前幾天順天時報上，有一段『日下三多』的文章，說京中某司令部包販烟土，司令部土多，是三多之一。　查京中有兩個司令部：一是京畿警備司令部，一是奉軍駐京司令部。這土多的不知是那一個司令部？　我要請問軍警督察長和警察總監。

信實通商

如若有人想買鴉片土，可以送現洋四百五十元到東城某胡同某軍機關處，比時就取

得收條，烟土一百兩隨即送到。并且有了他發的收條，這烟土就算保了險，不怕警察查拿。

這不算得信實通商嗎？

理想家那裏去了？

法蘭西國民，向來很有高遠的理想，和那軍國主義狹義愛國心最熱的德意志國民，正是一個反對。現在德意志不但改了共和，并且執政的多是社會黨，很提倡縮減軍備主義。而法蘭西卻反來附和日本意大利，爲着徵兵廢止國際聯盟軍備縮小等問題，和英美反對，竟使威總統有主張將平和會議遷移他國的風傳。不知理想高遠的法蘭西國民，都到那裏去了？

一九一九，二，二三。

舊黨的罪惡

言論思想自由，是文明進化的第一重要條件。無論新舊何種思想，他自身本沒有什

歷罪惡。但若利用政府權勢，來壓迫異己的新思潮，這乃是古今中外舊思想家的罪惡，這也就是他們歷來失敗的根原。至於夠不上利用政府來壓迫異己，只好造謠嚇人，那更是卑劣無恥了！

中日親善

歐洲和會，已有反對秘密外交的趨勢。而口口聲聲說中日親善的日本，偏偏不許我們宣布中日秘約。此次歐戰，乃是公同對敵的義舉。所以出力的各國，不曾向塞比波蘭要求酬報。而口口聲聲說中日親善的日本，偏偏要把山東的鐵道礦山，做青島交還的條件。中日親善，原來就是這樣！

亡國與賣國

亡國總是一件不幸的事體，賣國也是一種不好的行為。卻不能因為亡在那一國，賣

到那一國，在道路遠近上，人種差別上，分別幸與不幸，好與不好。 同一亡國賣國，若說亡在賣在道路較近人種較同的國家手裏，就說是親善，不算是亡國賣國，這個道理無人能懂。

東局千零十三號

本來參戰軍裏面，有許多日本人執行重要職務。 他們偏偏不肯承認，硬說參戰軍裏沒有日本人。 請看電話簿上東局千零十三號電話，是參戰軍訓練處坂西室，不知這位坂西是那國人？

一九一九，三，二。

參戰軍

有人問我：就算是歐戰還沒有完全了結，就算是西伯利亞還不太平，中國軍隊的程度都不相上下，都可以用做參戰或是邊防。 為什麼一定要歸一系人編的國防軍，才能參戰，才能防邊呢？ 參戰軍本來因為歐戰已了，才改個名目叫做國防軍，現在為什麼又稱做參戰

軍呢？中外輿論都主張要裁撤國防軍，祇有日本人的機關報，極力說現在沒有撤廢參戰軍的理由，這又是什麼緣故呢？我說：這就是國防軍斷難裁撤的緣故，也就是國防軍斷不能不裁撤的緣故！

亞洲的德意志

歐洲的德意志，已經拋棄軍國主義了。亞洲的德意志，還是毫無覺悟。他對於世界上的事，反對縮減軍備與廢止徵兵，和自由主義的英美不合。他對於中國的事，袒護軍閥，反對裁撤參戰軍，又和自由主義的英美不合。他如此迷信武力，且看他將來的運命如何。

愛爾蘭與朝鮮

歐洲島帝國有個愛爾蘭問題，亞洲島帝國也有個朝鮮問題。這兩個民族自決運動的精神，都已十分表現。可算東西對照，無獨有偶了。但是美國衆議院，已經多數議決援

助愛爾蘭獨立了，這問題差不多就要解決。再看朝鮮怎麼樣呢？一九一九，三，一六。

你護的什麼法？

日本鑒於世界大勢，要將朝鮮和台灣的總督，改用文官，免得軍治制度招朝鮮人和台灣人的反抗。想不到我們中華民國裏，口稱護法的人，還有分設九軍區的主張。畫分軍區，就是承認軍人有管轄區域，就是承認軍治制度。這是比日本人對待被征服的朝鮮台灣還不如，請問你們護的什麼法？

和平的根本障礙

南方派說陝西問題是重大問題，北方派說是枝葉問題。我也說是枝葉問題；不但陝西問題，就是福建問題，參戰軍問題，也都是枝葉問題。只有造成這三個枝葉問題的原動力，乃是和平障礙的根本問題。若不除去這根本障礙，那上海的和平會議，終久是要破裂

的。試問造成歐洲戰亂的威廉第二，若仍舊在德國執掌兵權，那巴黎的和平會議，能夠成立嗎？

一九一九，三，二三。

更加肉麻

梁節庵先生常對人說：我聽見什麼維新黨革命黨談自由平等民權，已經是肉麻了；如今更聽見許多前朝的官吏老儒，投降了革命黨，做了他們民國的官吏議員，已經可恥，還要厚着臉學我們談綱常名教，我聽了更加肉麻！

林紓的留聲機器

林紓本是想藉重武力壓倒新派的人，那曉得他的偉丈夫不替他做主；他老羞成怒，聽說他又去運動他同鄉的國會議員，在國會裏提出彈劾案，來彈劾教育總長和北京大學校長。無論那國的萬能國會，也沒有干涉國民信仰言論自由的道理。我想稍有常識的議

員，都不見得肯做林紓的留聲機罷？

日本人可以在中國隨便拿人嗎？

各國的治外法權，不出使館以外。就是對於可憐的中國，擴充一點，向來也不能出租界以外。現在日本使館竟公然在北京捕拿朝鮮人；無論所拿的是政治犯或是竊犯，不請求中國警察代拿，都是侵犯中國的主權。試問東京的中國使館，若有這樣行動，日本的政府應該怎樣對待呢？

一九一九，三，三〇。

冤哉洪述祖！

洪述祖判了死刑，固然是罪有應得；但是那教唆洪述祖去謀殺宋教仁的袁世凱，乃是真正首犯，雖然死了不能加刑，何以政府裏人人都還尊敬他了不得呢？

一九一九，四，六。

南北一致

人人都說南北意見不能一致，其實不然。請看陳樹藩在陝西提倡種烟，唐克明也在鄂西照辦。北方某軍駐京的機關，和某旅長某司令部都為包販鴉片發了橫財，雲貴軍隊也全靠這宗生意才有兵餉。這豈不是南北一致嗎？再看護法軍不提護法的事，國防軍不肯擔任國防的事；這不又是南北一致嗎？

綱常名教

歐洲各國社會主義的學說，已經大大的流行了。俄德和匈牙利，並且成了共產黨的世界。這種風氣，恐怕馬上就要來到東方。日本人害怕得很，因此想用普通選舉，優待勞工，補助農民，尊重女權等等方法，來消弭社會不平之氣。但是這種希奇古怪外國事，比共和民權更加悖謬，自古以來不曾有過，一定傳不到我們中國來。即便來了，就可以用『綱

常名教」四個字，輕輕將他擋住。 日本人膽兒太小，我們中國人不怕！不怕！

中國和平的障礙

吳佩孚聽了趙恆惕「還同南北戰爭，不是北軍攻打南軍，簡直是日本攻打中國」的話，才主張停戰。 當時有人說趙恆惕這話是故意造謠，離間北洋團體的。 前幾天日本前外相加藤，在憲政會議員總會的演說，也說「彼參戰借款，軍事協約，兵器供給等，為中國和平之障礙者，多屬前內閣之失策所遺留。」 大家應該相信趙恆惕的話，不是故意造謠了罷。

太監與纏足

世間事理，固然沒有絕對一定的是非；但是太監和纏足這兩件事，總算得非多而是少能。 不料廣州有一位新聞記者，居然稱贊纏足，說是有關風化。 北京某大學有一位教員，

在講堂上說宦官是中國特有的好制度。中國人復古思想，竟然到了這步田地，只有令人嘆氣罷了！

安徽省議會的笑話

倪嗣冲的議會，因為安徽紳民反對鹽斤加價，警務加征，一五加徵三個議案，曾由議長提交大會議決，要取締人民嗣後對於議會議決各案不得函電干涉。這件事我們用不着批評他，只寫下來當作中國議會史的附錄裏一段笑話材料就得了。

婢學夫人

林琴南排斥新思想，乃是想學孟軻闢楊墨，韓愈闢佛老。林老先生要曉得如今雖有一部分人說孟軻韓愈是聖賢，而楊墨佛老却仍然有許多人尊重，孟軻韓愈的價值，正因為闢楊墨佛老減色不少。況且學問文章不及孟韓的人，更不必婢學夫人了。

倪嗣冲的兒子

議員倪幼丹，聽說參議院要彈劾教育總長，他說道：咱們國會何必干涉學堂的事？照這樣看來，那位自稱參議院代表去恐嚇傅總長的人，他的知識程度，還不及倪嗣冲的兒子！

一九一九，四，六。

衍聖公和張天師同聲一哭

全國基督教會，推舉代表，到歐洲和會，請願信教自由的規定，大概如下：（一）各國政府應該對於各教的人民，一律平等看待，不得規定一教為國教。（二）各國政府應該革除宗教的儀文禮節，政教分離，免得政界人員有教規不同的障礙。（三）政府不得拿國家的公欵，供一教的需用，像建築祭祀歲俸等類。凡用公欵建設的寺產，都收歸國有，改做公共事業之用。各項祭祀歲俸，永遠停止。（四）各國政府元首，不得勅封各教的教師，和僧道的

職員爵位。　像衍聖公張眞人等封號一概取消。

不可思議的新舊思潮

日本是君主國，那德莫克拉西主義，和綱常名教主義衝突，原來是當然的事。　若在共和國裏，綱常名教本當不成問題了，一方面卻還把綱常名教當做舊思潮，一方面也把德莫克拉西當做新思潮，兩邊居然起了衝突，實在是不可思議。　更奇怪的竟有一班調和大家，折衷大家，想用那折衷主義來調和新舊。　試問德莫克拉西是什麼？綱常名教是什麼？　兩下裏折衷調和起來是個什麼？

林琴南很可佩服

林琴南寫信給各報館，承認他自己罵人的錯處，像這樣勇於改過，到很可佩服。　但是他那熱心衛道宗聖明倫和擁護古文的理由，必須要解釋得十分詳細明白，大家才能夠相

信咧！

關門會議

南北代表都贊成關門主義。平和日刊的記者，更勸他們『謝絕外界，暫斷交通，遠師四大國秘密會議之成規。』要曉得這回巴黎會議，也是分贓會議，所以不得不秘密，所以毫無價值。我看他們議決的事件，大約和從前維也納的神聖同盟差不多，事後必無效果。請看匈牙利的事，就是個榜樣。南方某代表，還主張不見客不看報。像這樣『閉門造車』的法子，固然免得議論龐雜，意見紛歧，我看他們這樣怕龐雜紛歧，到不如請出一位皇帝來，下一道上諭解決時局，豈不更簡單痛快！

文治主義原來如此

在段內閣武治時代，大學到安然無事；現在却因為新舊衝突，居然要驅逐人員了。哈

哈！文治主義原來如此！

形式的教育

日本國民黨新發布的政綱第七條，是『教育去形式的積習，實謀與國民生活的實質相接觸』。我們中國的青年，也正要死在形式教育的監牢裏面，那教育部直轄得最得意的某專門學校，更是極端的形式主義，內容却是一包糟！

怪哉插徑班！

我現在不反對基督教，也不反對學生信仰基督教。但是像清華南開等，並不是教會經費所設立的學校，那教職員却用全力要叫基督教做他們的『校教』，要叫他們的學校做教會的附屬品，我却不以爲然。聽說清華學校還有什麼『插徑班』，這班的用意，乃是拿考試分數與信教的交換條件，這豈不是一樁怪事！

一九一九，四，一三。

二十世紀俄羅斯的革命

英美兩國有承認俄羅斯布爾札維克政府的消息，這事如果實行，世界大勢必有大大變動。十八世紀法蘭西的政治革命，二十世紀俄羅斯的社會革命，當時的人都對着他們極口痛罵；但是後來的歷史家，都要把他們當做人類社會變動和進化的大關鍵。

一九一九，四，二十。

多謝倪嗣冲張作霖

中國資產社會和勞動社會都不很發達，社會革命一時或者不至發生。但是倪嗣冲在安徽拚命搜刮金錢，包辦煤礦鐵礦，不許旁人插手。張作霖在奉天因爲要擴張自家的銀號，霸佔全省的財權，弄得別家銀行錢莊紛紛破產。我看這兩位財神，到是製造社會革命的急先鋒！

傷寒病和楊梅毒

軍人的武治主義，是發大熱的傷寒病，現出早晚就要性命的樣子，但是熱退病就好了。官僚的文治主義，是毒菌傳遍血液的楊梅瘡，眼前表面上雖不大覺得什麼痛苦，一旦毒中臟部或是脊髓等處，却是無法可治。　中國政界傷寒病還沒好，楊梅毒又正在那裏極力發展，非趕快把『安體匹林』和『六百零六』並用不可！

土匪世界

陝西全省的兵，除了胡景翼的一旅和管金聚的一旅，無論南北都是土匪。　現在要救濟陝西的人民，非把胡管兩旅以外的兵一齊調開，絕對沒有辦法。　若用匪勦匪，真是欺人之談。

一九一九，四，二〇。

却沒有了自己

我曾經遇見一位反對新青年和新潮雜誌的人，問他反對的是那一篇文章那一種議論。他說：『我並沒有看過新青年和新潮，只聽見別人都這樣說。』又有一班看過新青年和新潮的人，他反對的理由，是因爲他說的議論和古人所說的不合。我看這兩種人只曉得有別人，有古人，却沒有了自己！

四大金剛

章宗祥，曹汝霖，江庸，陸宗輿，都是很有知識和能力的人，不知道社會上因爲什麽說他們是親日派四大金剛。這次章公使由日本回國，許多中國留學生，都手拿上面寫着『賣國賊』三個字的旗子，送到車站。我們是沒有血性的國民，只好希望章等四人有點覺悟。

一九一九，四，二〇。

世界第一惡人

英文京津時報所載日本寺內內閣時代聯合俄德帝黨締結三國同盟的計畫，如今雖還沒有十分證實，但照他扶助中國軍閥壓迫人民的毒計看起來，却有幾分令人相信。寺內！寺內！眞是世界第一惡人，罪在德帝威廉第二以上！

一九一九，四，二〇。

苦了章宗祥的夫人

駐日章公使回國的時候，三百多中國留學生，趕到車站，大叫『賣國賊，』把上面寫了『賣國賊』『礦山鐵道盡斷送外人』『禍國』的白旗，雪片似的向車中擲去，把一位公使的夫人嚇得哭了。其實章宗祥他很有『笑罵由他笑罵』的度量，只苦了他的夫人。留學生何忍這樣惡作劇！

一九一九，四，二八。

怎麼商團又要「罵曹」？

段內閣和寺內內閣時代，前後二萬萬圓的借款，抵押了無數的礦山鐵道和森林，不用說都是日本西原氏中國章曹陸諸人的大功。破壞鐵道統一的功勞，也算曹汝霖第一。這回設法妨害巴黎專使提案的親日派賣國賊，還沒有查實是誰，上海商業公團，又居然歸功於曹汝霖。我想曹汝霖必然暗中笑道：就是你們中華民國的全國國民都站起來罵我；我不但不怕，而且正於我有大大的利益。

陸宗輿到底是那國的人？

有人說中華匯業銀行是中日合辦的，有人說完全是日本的銀行，我們實在弄不清楚。為了吉黑兩省金鑛森林借款的事，那中華匯業銀行總理陸宗輿，給中華民國農商總長財政總長的信，滿紙的貴國貴政府。這中華匯業銀行到底是那國的銀行，陸宗輿到底是那

國的人，我們實在弄不清楚！

再看江庸的戲

日本人實愛江庸，也不在章曹陸之下。章曹陸在外交界做的好戲，我們都已經看過，實在不忍再看了。有人說江庸的父親是一位舊文學家，很講道德，必然有家教，不許他兒子賣國。

法律是什麼東西？

吸鴉片烟和賭錢，自然不是好事，法律應該禁止的。但是那有錢有勢的老爺太太們，在公館裏吸鴉片烟，打麻雀，打撲克的，天天不知道有多少。大老官賭起錢來，輸贏到十萬八萬，都是常有的事。就是那懲辦烟犯賭犯的法官警察官，吸烟賭錢的也不少，那個敢說他們犯法？單單尋着那吸烟賭錢的窮苦男女，捉來又是拘留，又是罰錢，說他們犯了刑法，

違了警章。 原來刑法和警章，就是這麼一件東西！

干政的軍人反對軍人干路

南方軍人通電反對軍人干政，北方的參陸兩部也通電大表同情。 他們是眞心還是假意，已經令人懷疑了。 至於那用兵保段內閣上台的張作霖，用兵趕黎總統下台的倪嗣冲，也來通電說軍人干政的不是，未免太滑稽了。

破壞約法的人擁護約法

有了新國會就沒有約法，有了約法就沒有新國會，這是人人都知道的。 想不到新國會的議員，也主張國會議憲的權柄是約法賦與的，不許旁人代勞。 王郅隆貴電告北方代表，說國會根據約法，應該擁護。 冤哉約法，破壞的是他們，擁護的也是他們，這件事剛巧和北方軍人通電反對軍人干政同時發生，可算得「無獨有偶」了。

克倫斯基與列寧

克倫斯基本是俄國溫和派的首領，現在居然致電勞農政府，說他的思想漸漸和布爾扎維克主義接近。可見世界上溫和的人都要漸漸的激烈起來了，這是什麼緣故呢？

南北代表有什麼用處？

新國會議員說南北代表無權解決法律問題，我也以爲誠然不錯。不但法律問題，就是裁兵廢督問題，將來也不過議決幾個空言的議案，實際上都不是他們能夠解決得了的。若想真和平，非多數國民出來，用那最不和平的手段，將那顧全飯碗阻礙和平的武人議員政客掃蕩一空不可。像那二十個毫無力量的代表，是湖南人說的話「沒得寸用。」

護法？醜！套狗索！

你們不是到過廣州非常國會高談護法嗎？ 你們所罵的非法政府非法內閣所設的戰後經濟調查會，二百多會員當中，舊國會議員到占了四分之三以上，內中有許多到過護法國會的。 如今爲了每月三百大洋，居然搖尾伸頭套了非法內閣的『套狗索。』 這種輕骨頭，比三錢燈草灰還輕。 戰後經濟調查，是何等重大事件，怎麽拿人民的血汗錢，來做這項不經濟的『套狗』用，這種黑骨頭，比漆比墨還黑。 一九一九，四，二八。

護法嗎？要錢！

新國會議員有歲費又有津貼，他們怎樣浪費人民的血汗錢，我們不必責備他。 怎麼護法的舊國會，也要把補給歲費案提出和會呢？ 我很盼望這話不確。

發財的機會又到了！國民怎麼了？

中國全靠借債過日子，可憐極了！ 可怕極了！ 但是一班熱心借外債得回扣的官僚，

却因此發了大財。你看金剛派和新舊交通系裏一班時髦總次長那一個不是窮書生出身，如今都妻妾滿堂闊不可比，試問他們的錢是那裏來的？善後大借款，又有用全國田賦抵押四萬萬元的話，那班借款大家都忙着到上海趕這發財的機會去了。但是我們國民的擔負怎麼了！

公同管理

無論鐵路問題，青島問題，大而至於全國政權問題，不用說我們最希望的是自己管理。倘若自己不能管理，只好讓列強公同管理。我們最反對的，是讓日本管理。因為日本管理的地方，不但兵隊警察要來，那賣淫的，賣藥的，賣鴉片的，賣嗎啡的，收買銅錢的，一齊都要來，都要把中國人踩在脚底下當狗打。打過了還要中國人和顏悅色的同他『親善，』不然就加上你一個『排日』的罪名。老實不客氣，我們中國若免不得亡國的運命，寧可亡在歐美列國手裏，不願亡在日本手裏。聯合亞洲的黃人，抵抗歐美白人的鬼話，我們絕對

不相信。因爲黃人待黃人，比白人待黃人還要殘狠十倍。日本人在東三省和山東的情狀，比從前俄人德人怎麼樣，這就是個明白的榜樣。

我國

北京日本人的某機關報，評論中日的外交，純然是日本人的口氣，這是他分所當然。惟有說到中國，卻滿口的我國我國。這我國到底是指那一國，令人莫明其妙。

兩個和會都無用

上海的和會，兩方都重在黨派的權利，什麼裁兵廢督，不過說說好聽做做面子，實際上他們那裏辦得了。巴黎的和會，各國都重在本國的權利，什麼公理，什麼永久和平，什麼威爾遜總統十四條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話。那法意日本三個軍國主義的國家，因爲不稱他們侵略土地的野心，動輒還要大發皮氣退出和會。我看這兩個分贓會議，與世界

永久和平人類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萬八千里，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來直接解決不可。若是靠着分贓會議裏那幾個政治家外交家，在那裏關門弄鬼，定然沒有好結果。

何苦瞎打通電！

自從林莫諸人通電以後，北方軍人贊成軍人不干涉政治的電報，接着紛紛打出，說起來都和真的一樣。想不到張作霖馬上就電告政府說和會所議的廢督裁兵辦法，東三省辦不到。倪嗣沖馬上就電告政府說新國會不能解散。我們想不出張倪二人通電軍人不能干政的時候，是一種什麼心理？

梅蘭芳

藝術是何等神聖的事業，梅蘭芳懂的什麼？他到日本，聽說很受日本人歡迎。若是歡迎他的藝術，我為中國藝術羞煞！若是歡迎他的容貌，我為中國民族羞煞！

賣國都有憑據嗎？

小賣國—賣軍用地圖，外交秘密文件等—往往有憑據，大賣國到往往沒有憑據。若已經有了事實上的證明，只因爲沒有特別憑據可以到法庭起訴，就說不能加他賣國的罪名，那麼世界公認朝鮮賣國賊李完用宋秉畯，除了親日的事實以外，難道有什麼賣國的特別憑據嗎？

一九一九，五，四。

對外圓滿，對內統一

北京學生做的五七報，雖然沒有什麼擾亂秩序的議論，但『五七』二字有傷日本人的感情，是應該禁止的。晨報和國民公報，時常鼓吹國民愛國，恐怕日本人聽了討厭，也是應該監視的。北京排日的氣焰，算益世報第一，封禁得更不錯。用武裝禁止學生集會演說，頂是日本人快心的事。但是二十二日北京基督教在公會，在燈市口公理教堂開會，上

替英美兩國政府說日本欺壓中國的危險。這件事政府也要拿出維持秩序的威風來壓服壓服他們才好，不然算不得對外圓滿，對內統一。

只有嘆氣！

為了山東問題，我們國民除了口頭上慷慨悲歌的排斥日本以外，沒有絲毫別種覺悟。就以排斥日本而論，只知道單純而且不能實行的排斥日貨，不從根本上振興工藝着想，我對於這種狠淺薄的思想和運動，又不忍反對他們，只有嘆氣罷了！

自家人不及外國人

政府對於山東問題，是何等軟弱退讓！對於南方的八條要求，是何等強硬拒絕！難道國家的利權，儘可以讓給外國，却斷斷不可讓給自家嗎？請問政府當局是什麼肺腑？

一九一九，五，二六。

冤哉益世報！

我們當初以爲益世報被封，一定是因爲反對日本和親日派。那知道警廳的布告只說因爲他登了第五師胡龍舒等的通電。查此項電報，據張樹元通電聲明是五月二十一日上海新聞報登出來的，就是二十三日本京的京報，也和益世報同時登載。現在拿這個理由單獨封禁益世報，未免有點冤枉罷。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德意志是戰敗國，戰敗國的外交失敗本是當然的事，然而他們國民對於屈辱條約的示威運動，非常激烈，他們政府未曾絲毫禁止。意大利和日本是戰勝國，戰勝國侵略別人地土的外交，就是失敗也不算是屈辱。但是意大利和日本的國民，還說是屈辱的外交，對於政府的示威運動，也非常激烈，他們的政府却也未曾絲毫禁止。我們索回靑島的外交，

既不是因爲打了敗戰，又不是去侵占別人的土地，政府爲什麼要禁止國民衞國的運動呢？我們現在忍不住要發出極悲慘可憐的聲音，奉勸軍警諸同胞道：『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同盟會與無政府黨

從前清朝末倒的時候，官廳拿人私人害人，不論靑紅皂白，都用『同盟會』三字做罪案。後來革命成功了，許多無恥的官僚偵探，都設法加入『同盟會』，而且大搖大擺的在衆人面前冒充『老同盟會。』如今想傾陷人的又換了一種罪名做武器，叫做什麼『無政府黨。』請問中國那裏有許多無政府黨呢？

日本人那有這種斗膽？

二十六日英文華北明星報登載警察廳白處長告訴他們訪員說：日本公使抗議不讓

辦學生，又詰問警廳何以警察對於學生不開槍射擊。 我當時便疑心是謠言，因為中國到底還不是朝鮮，北京不是漢城，日本人那有這種斗膽，敢說這種野蠻無人氣的話。 現在有了警廳的更正，日本人的順天時報也說並無何等事實，可見真是一種謠言了。 哈哈！

日本參謀部與謝米諾夫

日本東京日日新聞，登載本月十五日大連的特電：謝米諾夫的參謀傅辭布羅司基中佐，將從日本前往巴黎，所帶的重大公文和謝米諾夫同日本參謀本部的密碼電報本，在奉天被人偷去了。 不知道日本的參謀本部，為了什麼事要和謝米諾夫秘密通電？

別得罪親日派

日本匯業銀行總理陸宗輿的辭職呈文，極力辯明他們不是親日派，並說道：『曾陸親日頭銜，日人方面或懣未顯容許也。』 但是本月十六日，東京日日新聞上說道：『對中國

的政策不干涉內政也好，但束手旁觀的結果，眼看好容易造成的親日派被人打殺，是怎麼一回事？」由此可見他們真是親日派了。並且他們現在雖是中國的官，卻都有日本憲兵保護，是萬萬得罪不起的。得罪了他們，日本就要來干涉內政，所以徐總統錢總理都不敢得罪他們。他們在外交上武力上都有雄大的後援呵！

北京十大特色

有一位朋友新從歐洲回來，他說在北京見了各國所沒有的十大特色：(1)不是戒嚴時代，滿街巡警背着槍威嚇市民。(2)一條很好新華街的馬路，修到城根便止住了。(3)汽車在很狹的街上人叢裏橫衝直撞，巡警不加攔阻。(4)高級軍官不騎馬，卻坐着汽車飛跑，好像是開往前敵。(5)十二三歲的小孩子，六十幾歲的老頭子，都上街拉車，警察不曾干涉。(6)颳起風來灰塵滿天，卻只用人力灑水，不用水車。(7)城裏城外總算都是馬路，獨有往來的要道前門橋，還留着一段高低不平的石頭路。(8)分明說是公園，卻要

買門票才能進去。（9）總統府門前不許通行，奉軍司令部門前也不許通行。（10）安定門外糞堆之臭天下第一！

一九一九，六，一。

立憲政治與政黨

立憲政治在十九世紀總算是個頂時髦的名詞，在二十世紀的人看起來，這種敷衍不徹底的政制，無論在君主國民主國，都不能夠將人民的信仰，集會，言論，出版，三大自由權完全保住，不過做了一班政客先生們爭奪政權的武器。 現在人人都要覺悟起來，立憲政治和政黨，馬上都要成歷史上過去的名詞了，我們從此不要迷信他罷。 什麼是政治？ 大家吃飯要緊。

六月三日的北京

民國八年六月三日，就是端午節的後一日，離學生的『五四』運動剛滿一個月，政府

裏因爲學生團又上街演說，下令派軍警嚴拿多人。 這時候陡打大雷颳大風，黑雲遮天，灰塵滿目，對面不見人，是何等陰慘闇淡！

吃飯問題

常言道：『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無法將他止住。』 我看人要吃飯，也無法將他止住。各國都有許多雄糾糾虎狼似的軍警，要立什麼密約便立什麼密約，要侵占人家土地便侵占人家土地，要怎樣橫蠻不說理便怎樣橫蠻不說理。 獨有人民要飯吃，卻無法將他止住。無法止住，所以成了二十世紀劈頭第一個大問題。

愛情與痛苦

我的朋友胡適之在我的朋友張慰慈摺扇上寫了兩句：『愛情的代價是痛苦，愛情的方法是要忍得住痛苦。』 我看不但愛情如此，愛國愛公理也都如此。

護法總裁的名譽

北京喧傳孫中山已投降軍閥，唐少川也得了政府三十萬元，岑春暄唐繼堯紛紛派遣代表，各投門路。現在見了孫伯蘭的聲明，大家曉得孫中山投降的事，完全是有人造謠撞騙。再看唐岑三人，如何自保名譽。

南北一致

這回外交問題，政府自有辦法，全國的學生和上海的商民瞎熱心，添了政府許多麻煩。惟有西南護法諸將帥，除唐繼堯外都一言不發，頗與政府宣示外交命令所說：『外交緊重，責任當局，』『國人惟當持以鎮靜，勿事驚疑』的話相合，總算是好孩子，政府應當優待他們。

一九一九，六，八。

研究室與監獄

世界文明發源地有二：一是科學研究室，一是監獄。我們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監獄，出了監獄就入研究室，這才是人生最高尚優美的生活。從這兩處發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價值的文明。

可憐大折其本

某俱樂部的機關報記者，天天痛罵學生爲人利用，想因此討曹汝霖的好，那曉得曹不睬他，他又買入十塊大洋的花送曹，曹只賞他六十銅元，可憐大折其本！

政學會與桂系

政學會系的軍人發了軍人不干政的通電，桂系的軍人接着就恭恭敬敬打電給徐大

總統錢總理，單說『護國，』不提『護法』了。不知道他們內中鬧的什麼猴？

西南簡直是反叛

西南各省原來豎了『護法』和『懲辦罪魁』兩面大旗出來號召的，現在這兩面大旗都收起來了。我要請問他們，當初爲什麼要舉兵破壞統一？說得好一點是爭權奪利，說得壞一點簡直是反叛。

醜學生醜教育界

各省教育無不腐敗，杭州天氣，並不比廣東熱，何以各學校六月初就放著假呢？像這樣連腐敗也說不上，只有一個字可以形容，『醜！』可見前此大鬧省議會，難保不是官廳指使的，這種醜蟲那有自動的骨頭！

一九一九，六，十五。

學術與國粹

學術何以可貴？　曰，以耀吾德慧，厚吾生；文明之別於野蠻，人類之別於其他動物也，以此。　學術為吾人類公有之利器，無古今中外之別，此學術之要旨也。　必明乎此，始可與言學術。　盲同之國粹論者，不明此義也。　吾人之於學術，只當論其是不是，不當論其古不古；只當論其粹不粹，不當論其國不國；以其無中外古今之別也。　中國學術，隆於晚周，差比歐羅巴古之希臘。　所不同者，歐羅巴之學術，自希臘訖今，日進不已；近數百年，百科朋興，益非古人所能夢見；中國之學術，則自晚周而後，日就衰落耳。　以保存國粹論，晚周以來之學術，披沙豈不可以得金？　然今之歐羅巴，學術之隆，遠邁往古；吾人直徑取用，較之取法二千年前學術初興之晚周希臘，誠勞少而獲多。　猶之欲得金玉者，不必舍五都之市而遠適迂道，披沙以求之也。　況夫沙中之金，量少而不易識別；彼盲目之國粹論者，守缺抱殘，往往國而不粹，以沙為金，豈不更可憫乎？

吾人倘論學術，必守三戒：一曰勿尊聖。尊聖者以爲羣言必折中於聖人。而聖人豈耶教所謂全知全能之上帝乎？二曰勿尊古。尊古者以爲不師古則卑無足取。豈知古人亦無所師乎？犯此二戒，則學術將無進步之可言。三曰勿尊國。尊國者以爲「部棄國聞，外勵進民德之道」。（用「重組中國學報緣起」之語。）夫尊習國聞，曾足以勵進民德乎？國聞以外，皆不足以勵進民德乎？吾以爲此種國粹論，以之勵進民德而不足，杜塞民智而有餘。（古人以尊國粹故，排斥佛教，致印度要典，多未輸入中國，豈非憾事！奈何復以此狹隘之眼光，窺視歐學哉！）

國粹論者有三派：第一派以爲歐洲夷學，不及中國聖人之道；此派人最昏瞶不可以理喻。第二派以爲歐學誠美矣，吾中國固有之學術，首當尊習，不必舍己而從人也。不知中國學術差足觀者，惟文史美術而已；此爲各國私有之學術，非人類公有之文明；即此亦必取長於歐化，以史不明進化之因果，文不合語言之自然，音樂繪畫彫刻，皆極簡單也；其他益智厚生之各種學術，歐洲人之進步，一日千里，吾人捷足追之，猶恐不及，奈何自畫？第三派

以爲歐人之學吾中國皆有之。格致古微時代之老維新黨無論矣；即今之聞人，大學教授，亦每喜以經傳比附科學圖博其學貫中西之虛譽；此種人即著書滿家，亦與世界學術，無所增益；反不若抱殘守缺之國粹家使中國私有之文史及倫理學說，在世界學術史上得存其相當之價值也。 例如今之妄人，往往舉大學『生衆食寡爲疾用舒』之說以爲孔門經濟學；不知近世經濟學說『分配論』居重大之部分，大學未嘗及之；即『生產論』及『消費論』中，貨其勞力與時間問題，原則紛繁，又豈『生衆食寡，爲疾用舒』之簡單理論所能包括；不但不能包括，且爲『生產過剩』之原則所不容。倘執此以爲經濟學，何異據難經以言解剖，據內經以言病理，據墨經以言理化，據毛詩楚詞以言動植物學哉？

國會

世人攻擊國會議員最大之罪狀有二：一曰搗亂，一曰無用。 所謂搗亂者：大約以其時與政府衝突，或自相衝突；所謂無用者，大約以其未嘗建立利國福民之事業。 爲此言者，蓋

不知國會之爲何物也。 國會唯一之責任與作用無他，即代表國民監督行政部之非法行動耳；此外固無事業可爲，安得以有用無用評判之耶？ 吾國會時與政府搗亂者，正以實行監督政府之非法行動，若大借款，若外蒙俄約，若宋案，若僞公民團圍攻議院事件，此之謂盡職，此之謂有用。 其或自相衝突，亦因發揮民主政治之精神，與政府與黨相搏戰耳，此得謂之無用耶？ 國人須知國會之用處正在搗亂。 若夫不搗亂之參政院及今之參議院，斯眞無用矣。

元曲

上海某日報曾著論攻擊北京大學設立「元曲」科目，以爲大學應研求精深有用之學，而北京大學乃竟設科延師，敎授戲曲，且謂「元曲」爲亡國之音。 不知歐美日本各大學，莫不有戲曲科目。 若謂「元曲」爲亡國之音，則周秦諸子，漢唐詩文，無一有研究之價值矣。 至若印度希臘拉丁文學，更爲亡國之音無疑矣。 此次北方發生之 pest，西醫會

以科學實驗之法收養此種細菌，證明其喜寒而畏熱，乃無識漢醫，玄想以為北方熱症，且推原於火坑煤爐之故，不信有細菌傳染之說，妄立方劑；而北京各日報，往往傳載此種妖言，殊可駭怪！　國人最大缺點，在無常識；新聞記者，乃國民之導師，亦竟無常識至此，悲夫！

一九一八，四，十五。

韓世昌

社會之文野，國勢之興衰，以國民識字者之多寡別之，此世界之通論也。　吾國人識字者之少，萬國國民中實罕其儔　不但此也，此時北京鼎鼎大名之崑曲名角韓世昌竟至一字不識，又何怪目不識丁之行政長官盈天下也！——更何怪不識字之國民遍國中也！

自由正義與和平

德意志以軍國主義為厲世界，吾人之所惡也，列國討之，亦以尊重自由正義與和平，不

得不搗此軍國主義之怪物。 獨不可解者，北京東京兩政府，方極力模仿普魯士以軍閥勢力耀武於國中，奈何亦自標扶持自由正義與和平之旗幟而對德宣戰耶？ 毋怪德人齒冷！

科學與神聖

宇宙間物質的生存與活動以外，世人多信有神靈爲之主宰，此宗教之所以成立至今不壞也。 然據天文學家之研究，諸星之相毀，相成，相維，相拒，皆有一定之因果法則。 據地質學家之研究，地球之成立，發達，其次第井然，悉可以科學法則說明之。 據生物學者，人類學者，解剖學者之研究，一切動物，由最下級單細胞動物，以至最高級有腦神經之人類，其間進化之迹歷歷可考，各級身體組織繁簡不同，勢力便因之而異。 此森羅萬象中，果有神靈爲之主宰，則成毀任意，何故遲之日久，一無逃於科學的法則耶？ 有神論者其有以語我！

學術獨立

中國學術不發達之最大原因，莫如學者自身不知學術獨立之神聖。譬如文學自有其獨立之價値也，而文學家自身不承認之，必欲攀附六經，妄稱『文以載道，』『代聖賢立言，』以自貶抑。史學亦自有其獨立之價値也，而史學家自身不承認之，必欲攀附春秋，着眼大義名分，甘以史學爲倫理學之附屬品。音樂亦自有其獨立之價値也，而音樂家自身不承認之，必欲攀附聖功王道，甘以音樂學爲政治學之附屬品。醫藥拳技亦自有獨立之價値也，而醫家拳術家自身不承認之，必欲攀附道術，如何養神，如何鍊氣，方『與天地鬼神合德，』方稱『藝而近於道。』學者不自尊其所學，欲其發達，豈可得乎？

陰陽家

吾人不滿於儒家者，以其分別男女尊卑過甚，不合於現代社會之生活也。然其說尙平實近乎情理。其教忠，教孝，教從，倘係施者自動的行爲，在今世雖非善例，亦非惡行。故吾人最近之感想，古說最爲害於中國者，非儒家乃陰陽家也；（儒家公羊一派，亦陰陽家之假託也）

一變而爲海上方士，再變而爲東漢北魏之道士，今之風水，算命，卜卦，畫符，念咒，扶乩，鍊丹，運氣，望氣，求雨，祈晴，迎神，說鬼，種種邪僻之事，橫行國中，實學不興，民智日僿，皆此一系學說之爲害也。　去邪說，正人心，必自此始。

一九一八，七，十五。

聖言與學術

印度因明學家言論辨之則，統依三量：一曰自心現量，一曰比較量，一曰聖教量。　夫現量乃玄妙難言之境，以之立正破邪，將何以喻衆？　比量乃取衆象以求通則，遠西歸納論理之術，科學實證之法，是其類也。　聖教量者，乃取前代聖賢之言，以爲是非之標準也。　聖賢之智慧，固加乎并世之常人，能謂其所言無一不周萬類而無遺，歷百世而不易，有是理乎？倘曰未能，則取其言以爲演繹論法之前提，保無斷論之陷於巨謬乎？　吾國歷代論家，多重聖言而輕比量，學術不進，此亦一大原因也。　今欲學術興，眞理明，歸納論理之術，科學實證之法，其必代聖教而興歟。

基督教與迷信鬼神

吾友某君與余言：吾輩雖不贊成基督教，然吾國人若信基督教，豈不愈於迷信鬼神，崇拜動物乎？ 一日，余以此語李石曾先生。 李先生則云：『寧任其迷信鬼神，崇拜動物，勿希望其信基督教；因鬼神動物之迷信，較基督教之迷信，淺薄而易解悟也。 中國人種種邪說迷信，固極可笑；然當以科學真理掃蕩之，不當以基督教之迷信代替之。』 斯言也，吾無以難之。

社會裁制力

世間事物，皆有善惡兩面，社會裁制力亦然。 易卜生所攻擊者，乃社會裁制力之惡面；若彼貪鄙無恥者，亦恆為社會所不容，此其善面也。 吾中華之社會裁制力則只有惡面而無善面；故特立獨行之士，罕若鳳毛，貪鄙無恥之人盈天下也。 中國社會之不及歐西也以

此。

偽善的基督教國民

興華雜誌第三十一冊錄載『美以美會督關於時局之偉論』一文，并附以感言，余讀之不得不憤恨基督教國民之偽言欺世也。當吾國與德意志決裂之初，余以正義故，以自由故，以反對武力專制故，因與汪精衛，蔡孑民，張溥泉，王亮疇，王儒堂諸先生熱心贊成與德宣戰；不惜與吾友馬君武，徐季龍諸先生立於反對之地位。君武先生且以余在本誌(新青年)宣布贊成絕德之論文，怒而取消其投稿之約；當時頗以君武為迂怪。及今思之，殊自慚悔也。據興華記者之言，曾熱心從事反對對德宣戰之運動，使當時與余相見，必有劇烈之爭論；今日對於興華記者之言，不得不灑同情之淚矣。余責韋會督之言為偽言欺世。興華記者即或以為過激，然亦必未絕對不表同情也。彼信奉基督教之協約國，動以尊重自由人道，反對德意志之武力專制為旗幟；「韋會督有言曰：『為世界自由而戰。』

德國激起此次大戰爭，毀壞人類自由，強迫他國服從其命令，狂暴無理，自私自利，以致行不顧言，不履行所訂條約，不守人類公共法則，蹂躪婦女，虐待殘殺無助之孩童，慘殺非戰鬥無辜之人民，只求得勝，無惡不爲；如此之國，是爲妖孽。」——抑直接間接扶助德意志式之妖孽橫行遠東，吾力爭自由正義者伏地呻吟，可憐之耶爾僞善之基督教國民，其亦聞之否耶？

信神與保存國粹

印度某婦人，舉生二子，其一則生而瞽目者也。婦病瀕危，乃許願於神，獻以一子；其後病愈，果以一子棄置河中，飽鼉魚之腹。由是婦人出入，輒抱其瞽目之子。他人見而異之曰：『何不以此瞽子獻神乎？』婦人曰：『是烏乎可？獻神之物，爲選精良佳品，況一子乎？』（錄興華雜誌第三十一册，第十六葉。）印度人信神之愚如此。德國普魯克陀爾福女士，初欲皈依佛教以安心立命，見印度之一喇嘛僧，問改宗佛教之可否。喇嘛僧正襟言曰：『女士莫如學基督教。宗教如言語，棄國語者妄，棄己國之宗教者亦妄。』（見第十五卷第六號東方

雜誌譯載之「中國文明之評判」文中。） 嗚呼！此喇嘛僧可爲保存國粹大家也矣。 誠如其言，則一民族之思想永應恪守生民之典型，絕無革新之理，此印度人篤舊之念至深，而其國所以日益削弱也。

一九一八，八，十五。

「籠統」與「以耳代目」

頭腦不清的人評論事，每每好犯「籠統」和「以耳代目」兩樣毛病；這兩樣毛病的根原，用新術語說起來，就是缺乏「實驗觀念」；用陳語說起來，就是「不求甚解。」 這種不求甚解的脾氣，和我們中國人思想學術不發達的關係很大，詳細說起來，不但太長，而且要惹出許多無謂的是非和可笑的辨論，現在且舉一個極淺顯的例：

幾十年前，毫無教育腦筋極簡單的蠢男女，對於一切學堂都叫做武備學堂，一切報紙都叫做申報，一切新派的人都叫做吃洋教的，像這樣不求甚解，像這樣「籠統，」這樣「以耳代目，」你說可笑不可笑！

我眞想不到現在北京還有一班士大夫，攻擊蔡孑民先生說他是耶穌教徒；又有一班留美學生，攻擊胡適之先生，也說他是一個耶穌教徒。蔡胡兩先生是不是耶穌教徒，他們曾在本誌（新青年）發表的文章可以證明，硬相信他們是耶穌教徒，未免犯了『以耳代目』的毛病；即令他們的確是耶穌教徒，也不算什麼錯處，拿這個來做攻擊的材料，未免犯了『籠統』的毛病。

我幷不是替蔡胡二人辨護，他們也用不着我辨護，我所傷感的是中國現在的士大夫，留學生，還是和幾十年前毫無教育腦筋極簡單的蠢男女一樣！

法律與言論自由

法律是爲保守現在的文明，言論自由是爲創造將來的文明；現在的文明，現在的法律，也都是從前的言論自由，對於他同時的法律文明批評反抗創造出來的；言論自由是父母，法律文明是兒子，歷代相傳，好像祖孫父子一樣；最奇怪的是舊言論自由造成了現在的法

律文明，每每不喜歡想創造將來法律文明的新言論自由出現；好像一個兒子，他從前并不孝順父母，到了他做父母的時候，他的兒子稍有點意思不和他一樣，他便要辦他兒子忤逆不孝的罪；認真嚴辦起來，豈不要斷絕後代！

世界上有一種政府，自己不守法律，還要壓迫人民并不違背法律的言論，我們現在不去論他，我們要記住的正是政府一方面自己應該遵守法律，一方面不但要尊重人民法律以內的言論自由，并且不宜壓迫人民『法律以外的言論自由。』法律只應拘束人民的行為，不應拘束人民的言論；因為言論要有踰越現行法律以外的絕對自由，才能夠發見現在文明的弊端，現在法律的缺點。言論自由若要受法律的限制，那便不自由了；言論若是不自由，言論若是沒有『違背法律的自由，』那便只能保守現在的文明，現在的法律，決不能夠創造比現在更好的文明，比現在更好的法律。像這種保守停滯的國家社會，不但自己不能獨立創造文明，就是跟着別人的文明一同進步，也不容易。

一九一九，十二，一。

過激派與世界和平

俄國Lenin一派的Bolsheviki的由來，乃是從前俄國的社會民主黨在瑞典都城Stockholm開秘密會議的時候，因爲要不要和Bourgeoisie（工商社會）謀妥協的問題，黨中分爲兩派，Lenin一班人不主張妥協的竟占了多數，因此叫做Bolsheviki，英文叫做Major group（多數派），乃是對於少數派（英文叫做Lesser group）Men-sheviki的名稱，并非是什麼過激不過激的意思。日本人硬叫Bolsheviki做過激派，和各國的政府資本家痛恨他，都是說他擾亂世界和平。Bolsheviki是不是擾亂世界和平，暫且不去論他，痛恨Bolsheviki的各強國天天在那裏侵略弱小國的土地利權，是不是擾亂世界和平，我們暫且也不去論他；那第一叫我們覺悟叫我們注意的，有兩件事：

（一）反對Bolsheviki的渥木斯克政府居然無理拿大砲來打我們的軍艦，又拿中俄蒙條約來抗議蒙古取消自治。

（二）反對李普克內希所創斯巴達苦司黨—他們的主張，和 Bolsheviki 相同，都是馬克司派，都想建設勞農政府。—的德國的現政府，又在那裏鼓吹德意志帝國主義，又在那裏討論擴充海軍預算等。

擾亂世界和平，自然是極大的罪惡，Bolsheviki 是不是擾亂世界和平，全靠事實證明，用不着我們辨護或攻擊；我們冷眼旁觀的，恐怕正是反對 Bolsheviki 的先生們出來擾亂世界和平」換一方面說：Bolshevikism 的內容，和他們如果得志思想上有無變遷，能不能叫世界和平，固然沒有人能夠斷定；但是現在反對他們的人，還仍舊抱着軍國侵略主義，去不掉個人的一階級的一國家的利己思想，（日本壓迫朝鮮，想強占青島的土地和山東的經濟利權，就是一個顯例。）如何能夠速成世界和平呢？

調和論與舊道德

現在社會上有兩種很流行而不祥的論調，也可以說是社會的弱點：（一）是不比較

新的和舊的實質上的是非，只管空說太新也不好，太舊也不好，總要新舊調和才好；見識稍高的人，又說沒有新舊截然分離的境界，只有新舊調和遞變的境界，因此要把『新舊調和論』號召天下。（一）是說物質的科學是新的好西洋的好，道德是舊的好中國固有的好。這兩層意見，和我們新文化運動及思想改造上很有關係，我們應當有詳細的討論，現在姑且簡單說幾句。

新舊因調和而遞變，無顯明的界線可以截然分離，這是思想文化史上的自然現象，不是思想文化本身上新舊比較的實質。這種現象是文化史上不幸的現象，是人類惰性的作用；這種現象不但在時間上不能截然分離，即在空間上也實際同時存在：同一人腦中，各民族思想文化的新舊不能用時代劃分，同一民族中，各社會各分子思想文化的新舊，也不能用時代劃分，這等萬有不齊新舊雜糅的社會現象，乃是因為人類社會中惰性較深的劣等分子，不能和優級民族優級分子同時革新進化的緣故；我們抱着改良社會志願的人，固然可以把進化史上不幸的事實，敘述他悲憫他實在是如此，不忍心幸災樂禍得意揚揚的

主張他應該如此。 譬如人類本能上，有侵略，獨占，利己，忌妬，爭殺，虛僞，欺詐，等等惡德，也沒有人能不承認是實在如此。 然斷乎沒有人肯主張應該如此。 惰性也是人類本能上一種惡德，是人類文明進化上一種障礙，新舊雜糅調和緩進的現象，正是這種惡德這種障礙造成的；所以新舊調和只可說是由人類惰性上自然發生的一種不幸的現象，不可說是社會進化上一種應該如此的道理；若是助紂爲虐，把他當做指導社會應該如此的一種主義主張，那便誤盡蒼生了。 譬如貨物買賣，討價十元，還價三元，最後的結果是五元，討價若是五元，最後的結果不過二元五角；社會進化上的惰性作用也是如此，改新的主張十分，社會惰性當初只能夠承認三分，最後自然的結果是五分；若是照調和論者的意見，自始就主張五分，最後自然的結果只有二分五，如此社會進化上所受二分五的損失，豈不是調和論的罪惡嗎？ 所以調和論只能看做客觀的自然現象，不能當做主觀的故意主張。

再說到道德問題。 這是人類進化上重要的一件事。 現在人類社會種種不幸的現象，大半因爲道德不進步，這是一種普通的現象，卻不限於西洋東洋。 近幾百年西洋物質

的科學進步很快，而道德的進步卻跟他不上；這不是因為西洋人只重科學不重道德，乃因為道德是人類本能和情感上的作用，不能像知識那樣容易進步。　根於人類本能上光明方面的相愛，互助，同情心，利他心，公共心等道德，不容易發達，乃是因為受了本能上黑暗方面的虛偽，忌妬，侵奪，爭殺，獨占心，利己心，私有心等不道德難以減少的牽制；這是人類普通的現象，各民族都是一樣，卻不限於東洋，西洋。

我們希望道德革新，正是因為中國和西洋的舊道德觀念都不徹底，不但不徹底，而且有助長人類本能上不道德的黑暗方面的部分，所以東西洋自古到今的歷史，每頁都寫滿了社會上政治上悲慘不安的狀態，我們不懂得舊道德的功效在那裏；我們主張的新道德，正是要徹底發達人類本能上光明方面，徹底消滅本能上黑暗方面，來救濟全社會悲慘不安的狀態，舊道德是我們不能滿足的了。　所以若說道德是舊的好，是中國固有的好，簡直是夢話。

舊的中國固有的道德是什麼，好處在那裏？　勤儉二字用在道德的行為上，自然是新

舊道德都有的，不算舊道德的特色；若是用在不道德的行爲上，像那刻薄成家的守財奴，勤儉都是他作惡的工具，如何算是道德的標準呢？ 忠，孝，貞節，三樣，却是中國固有的舊道德，中國的禮教，（祭祀教孝，男女防閑，是禮教的大精神。） 綱常風俗，政治法律，都是從這三樣道德演繹出來的；中國人的虛僞，（要算最甚） 利己，缺乏公共心平等觀，就是這三樣舊道德助長成功的；中國人分裂的生活，（男女最甚。） 偏枯的現象，（君對於臣的絕對權，政府官吏對於人民的絕對權，父母對於子女的絕對權，夫對於妻男對於女的絕對權，主人對於奴婢的絕對權。） 一方無理壓制一方盲目服從的社會，也都是這三樣道德教訓出來的；中國歷史上現社會上種種悲慘不安的狀態，也都是這三樣道德在那裏作怪。

章行嚴先生說，『中國人之思想，動欲爲聖賢，爲王者，爲天吏，作君，作師，不肯自降其身，僅求爲社會之一分子，盡我一分子之義務，與其餘分子同心戮力，共齊其家，共治其國，共平天下。』 這種偏枯專制，沒有人己平等的思想，也正是舊道德造成的。 這種道德就是達到他『人人親其親長其長』的理想，也只是分裂的生活，利己的社會；去那富於同情心利

他心，相愛互助全社會公同生活的理想，還遠的很，所以我們對於中國固有的舊道德，不能滿足。

西洋的男子游惰好利，女人奢侈貪淫，戰爭罷工種種悲慘不安的事，那一樁不是私有制度之下的舊道德造成的？ 現在他們前途的光明，正在要拋棄私有制度之下的一個人一階級一國家利己主義的舊道德，開發那公有，互助，富於同情心利他心的新道德，才可望將戰爭罷工，好利，賣淫等等悲慘不安的事止住；倘若他們主張物質上應當開新道德上應當復舊，豈不是「抱薪救火，揚湯止沸」！

留學生

日本歷史上，有兩次派遣留學生的事：一次是古代派到中國，一次是現代派到西洋。這兩次的留學生，在日本文化史上，都有重大的位置，簡直可以說日本全部文化史，都是這兩次留學生造成的。 我們中國派遣學生出洋的時間人數都不算很少，東洋留學生和中

國文化史未必有什麼關係，和中國實國史卻是關係很深了。 西洋留學生除馬眉叔嚴幾道王亮疇章行嚴胡適之幾個人以外，和中國文化史又有什麼關係呢？ 這班留學生對於近來的新文化運動，他們的成績，恐怕還要在國內大學學生中學學生的底下（至於那反對新文化的老少留學生，自然又當別論。） 這是什麼緣故？ 各部裏每月用幾百張紙錢，可憐裝住了多少英雄！ 我奉勸已回國未回國的留學生諸君，別拋棄你自己在中國文化史上的位置！

段派，曹陸，安福俱樂部

那個軍人不橫蠻不搶錢？ 那個官僚不賣國肥家？ 那個政客不結黨營私？ 我們從前專門罵段派，罵曹陸，罵安福俱樂部，以為中國人要算這班分子最壞，中國必斷送在他們手裏；以為別的軍人，別的官僚，別的政客，總要比他們好些；其實這種觀察是一偏之見，大錯而特錯。

南京，武昌，廣州也都禁止國民愛國運動，拘捕學生，打傷學生，比北京還要利害；廣州的護法軍人居然趕跑了議員，打毀了報館，槍斃了主筆；北海的魚都飛了，佛也跑了，河間府的田地現在也買不着了；南昌的商會叫苦連天；全國督軍的荷包都滿了；吳佩孚一旦做了湖南督軍，假面就會揭穿。　我們爲什麼專門反對段派呢？

中國實業公司是些什麼人主持，在那裏內外勾結大賣而特賣呢？　北京的中交票是何人弄到這步田地，現在還設法阻礙他兌現呢？　『新華儲蓄』的功德是誰做的呢？　各條鐵路是那一系的人把持舞弊弄到這步田地呢？　北京口口胡同新造的大洋房，這錢是從那裏來的？　軍事協定究竟有沒有得過日本賄賂的人？　北方官場中能找得出幾個像董康那樣乾淨的人呢？　南方官場中能找得出幾個像伍廷芳那樣乾淨的人呢？　我們爲什麼專門反對曹陸？

上海某某製藥公司是那些人幫他運動註冊的？　第一次北方議和代表用的八十萬，南代表都毫無沾染嗎？　倪嗣冲鹽觔加價的事，安徽人無不痛心切齒，偏偏有個進步黨的

首領說是義舉。新思潮的運動已經很受壓迫了，現在又加上一個國民黨的要人大罵無產社會，說是『將來之隱患』『大亂之道』。廣東財政廳鹽運使關稅餘款，西南銀行的問題，鬧得鴨屎臭；北京固然是一派人的家天下，廣州也是政學會的家天下；軍人反對舊國會的軍政府改組案，不是他們指使的嗎？他們上海的機關報，現在開始攻擊新文化運動了。我們爲什麼專門反對安福俱樂部，

我並不是爲段派曹陸安福部辯護，我只希望我們青年國民要有徹底的覺悟。所謂徹底的覺悟，並不是要來徹底的攻擊他們，是要一方面徹底的覺悟他們都不可靠，一方面徹底的覺悟只有我們自己可靠；不管他們怎樣橫暴貪汚，只要我們自己萬萬不可再像他們那樣橫暴貪汚，從自己個人起，要造成完全公正廉潔的人格，再由自己個人延長漸漸造成公正廉潔的社會；這公正廉潔的部分漸漸延長，那橫暴貪汚的部分自然就漸漸縮小；照這樣辦法，雖說過於遲緩，就怕比用特別大氣力求急速改造社會的效果還大，還要實在。就是攻擊他們，也不可偏責一方，因爲他們通是一路的人，若是責甲恕乙，不但甲心不服，乙

必昭笑這班青年容易欺騙，

一九一九，十二，一。

浙江新潮——少年

浙江新潮是雙十改組的，少年是北京高等師範附屬中學「少年學會」出版的。少年的內容多半是討論少年學生社會底問題，很實在，有精神；浙江新潮的議論更徹底，非「孝」和攻擊杭州四個報——之江日報，全浙公報，浙江民報和杭州學生聯合會週刊——那兩篇文章，天眞爛漫，十分可愛，斷斷不是鄉愿派的紳士說得出的。

我讀了這兩個週刊，我有三個感想：（1）我禱告我這班可愛可敬的小兄弟，就是報社封了，也要從別的方面發揮「少年」「浙江潮」的精神，永續和「窮困及黑暗」奮鬪，萬萬不可中途挫折。（2）中學生尚有這樣奮發的精神，那班大學生，那班在歐美日本大學畢業的學生，對了這種少年能不羞愧嗎？（3）各省都有幾個女學校，何以這班姊妹們都是死氣沈沈！難道女子當眞不及男子，永遠應該站在被征服的地位嗎？

新出版物

近來新出了許多雜誌，幷且十種裏總有八九種是說『人』話的新雜誌，不用說中國社會上只有這件事是樂觀；但是我對於這件事，更有數種進一步的感想：

（一）出版物是文化運動底一端，不是文化運動底全體；出版物以外，我們急於要做的實在的事業狠多，爲什麽大家都只走這一條路？ 若是在僻遠的地方——雲南，甘肅等處——發行雜誌，到也罷了；像北京上海同時出了好些同樣的雜誌，人力上財力上都太不經濟了。

（二）我們的民族性，是富於模仿力，缺少創造力；有了大舞台，便有新舞台，更有新新舞台，將來恐怕還有新新新舞台，還有新新新新無窮新……舞台出現；像這點小事，都只知道模仿，不知道創造！ 現在許多人都只喜歡辦雜誌，不向別的事業底方面發展，這也是缺少創造力底緣故。 就以辦雜誌而論，也宜於辦性質不同，讀者方面不同的雜誌，若是千篇

一律，看雜誌的同是那一班人，未免太重複了。

（三）凡是一種雜誌，必須是一個人一團體有一種主張不得不發表，才有發行底必要；若是沒有一定的個人或團體負責任，東拉人做文章，西請人投稿，像這「百衲」雜誌，實在是沒有辦的必要，不如拿這人力財力辦別的急於要辦的事。

保守主義與侵略主義

我從前總覺得尊孔與復辟有必然的因果關係，現在又覺得保守主義與侵略主義，也有必然的因果關係。

日本要侵略我們土地利權的，是那軍閥，財閥，外交官和保守主義的新聞記者，那進步主義的社會黨人，却都以爲不應該侵略中國。進步主義的列寧政府宣言要幫助中國，保守主義的渥木斯克政府，自己已經是朝不保夕了，還仍舊想侵略蒙古和黑龍江；他若是強起來，豈不是第二個日本嗎？現在保守主義的英法政府，仍舊在那裏夢想侵略主義的，帝

國主義的虛榮；而傾向社會主義的勞動家學者，却都宣言侵略主義不合人道。最近最明白的一個例，就是意大利底大政變。大政變底原由，是因為國會議員分為兩派：一是保守派，主張侵略主義，主張兼併非麥；一是社會民主派，反對侵略主義，攻擊段迪阿底行動。保守派底軍隊槍殺社會黨員，勞動界便全體罷工，要求政府卸去保守派阿爾蘭特兵隊底武裝。軍閥財閥們腦子裏裝滿了弱肉強食的舊思想，所以總是主張侵略主義；社會黨人腦子裏裝滿了人道，互助，平等的新思想，所以反對侵略主義；這不是必然的因果嗎？我們中國人對於日本人底侵略主義，沒有不切齒痛恨的，但是我們究竟應該走那一條路？

裁兵？發財？

裁兵自是人民最希望的事，但像政府現在的辦法，實在令人失望得狠：（一）查八年度預算案，陸軍費在二萬萬以上，裁兵二成，歲費應該減少四千萬元，何以只能減二千萬？（二）八年度預算案及路電郵航四政特別會計預算案，每年短少有三萬萬之多，只節省軍

費二千萬，何濟於事？（三）各處軍隊底空額何止二成，現在只裁二成，便是不裁一兵反可以得一筆裁兵費，豈不是無上妙計？（四）公文上雖然裁去二成，倘再招警備隊，每年節省的二千萬，是否改個名目還要政府拿將出來？（五）整頓丁漕，稅契，一切雜捐，何以和裁兵做在一篇文章裏面？是不是又要借裁兵來橫斂人民底骨髓？

學生界應該排斥日貨

中國古代的學者和現代心地忠厚坦白的老百姓，都只有『世界』或『天下』底觀念，不懂得什麼國家不國家。如今只有一班半通不通自命為新學家底人，開口一個國家，閉口一個愛國；這種淺薄的自私的國家主義愛國主義，乃是一班日本留學生販來底劣貨。（這班留學生別的學問絲毫沒有學得，只學得賣國和愛國兩種主義。）現在學界排斥日貨底聲浪頗高，我們要曉得這宗精神上輸入的日貨為害更大，豈不是學生界應該排斥的嗎？

有的人說國家是一個較統一較完備的社會，國家是一個防止弱肉強食，調劑利害感情衝突，保護生命財產底最高社會；這都是日本教習講義上底一片鬼話，是不合天理人情底鬼話，我們斷乎不可聽這種惡魔底誘惑。 全人類底吃飯，穿衣，能哭，能笑，做買賣，交朋友，本來都是一樣，沒有什麼天然界限，就因為國家這個名兒，才把全人類互相親善底心情上，挖了一道深溝，又砌上一層障壁，叫大家無故地猜忌起來，張愛張底國，李愛李底國，你爭過來，我奪過去，只愛得頭破血流，殺人遍地；我看他的成績，對內只是一個挑撥利害感情，鼓吹弱肉強食，犧牲弱者生命財產，保護強者生命財產底總機關；對外只是一個挑撥利害感情，鼓吹弱肉強食，犧牲弱者生命財產，保護強者生命財產底分機關：我們只看見他殺人流血，未曾看見他做過一件合乎公理正義底事。

這個名兒原來是近代——十九世紀後半期更甚——歐洲底軍閥財閥造出來欺人自肥底騙術。 這種騙術傳到日本，日本用他騙了許多人，（日本底平民和朝鮮人中國人都包含在內）中國留學日本底人，現在又想從日本傳到中國。 其實大戰以後，歐洲底明白人

已經有了覺悟（參看新青年七，三，精神獨立宣言，）想把這流血的陳年賬簿燒去不用了；就是日本也有幾個想燒流血賬簿底明白人，武者小路先生就是其中底一個。中國人原來沒有用這種賬簿底習慣，現在想創立一本新的從第一頁寫起，怎麽這樣蠢笨！

但是我們對於眼前拿國家主義來侵略別人的日本，怎樣處置他呢？我以爲應該根據人道主義，愛公理主義，合全人類講公理不講強權底人（日本人也包含在內，）來撲滅那一切講強權不講公理底人（日本人也包含在內）不要拿一國來反對那一國；若是根據國家主義，愛國主義，來排斥日貨，來要求朝鮮獨立，未免帶着幾分人類分裂生活的彩色，還是思想不徹底。拿日人來排斥日貨，在人類進化史上仍是黑暗的運動，不是光明的運動，我們學生界應當有深一層的覺悟，應當發展在愛國心以上底公共心。至於那連愛國心都沒有底奸商奸官，根據個人的私利主義，販賣日貨，販賣中國米出口給殺中國人底人吃，我不承認他們的見解和我一樣。

一九二○，一，一。

闊處辦

我看見多少青年，飲食起居，婚喪酬應，都想着朝闊處辦才有面子，他眼中底模範生活，大約是很寒酸可恥。

我回想從前有許多親戚朋友，都因爲喜歡朝闊處辦，才破壞了家產，犧牲了氣節，辱沒了人格，造成了痛苦，我想起來，我渾身戰慄！

現在的青年他們又想朝闊處辦，然而沒有錢。 沒有錢仍然想朝闊處辦，所以身爲大學生不得不投降安福部，不得不聽安福部底命令擁護胡仁源，不得不利用胡仁源來分配他們自身的位置；現在失敗了，大家看穿了，醜得不好意思和舊同學見面了。

闊處辦！ 闊處辦！ 過去已墮落的青年，現在方墮落的青年，都被你害得苦了。 我盼望未墮落的青年，倘若這位先生叩門求見底時候，總要擋駕才好；現在你若見了他，將來你就不好意思見你的朋友了。

青年體育問題

健全思想，健全身體，本是應該并重的事，現在青年不講體育，自然是一大缺點。

聽說杜威博士說奉天底學生體魄好，不像南方和北京底學生都現出疲弱的樣子，這是學生界應當警覺的一件大事。　但是講體育應有三戒：（一）兵式體操，（二）拳術，（三）比賽的劇烈運動。

這三件事在生理上都背了平均發達的原則，（小學教育更不相宜，）在心理上都助長惡思想。　軍國民教育的時代過去了，什麼兵式的殺人思想，少輸入點到青年底腦筋裏罷。　庚子年『神拳』底當，我們已經上夠了，現在馬師長底武藝我們也領教了，別再把孔夫子所不說的『怪力亂神』來『賊夫人之子。』　比賽的劇烈運動，於身體不但無益而且有害，至於助長競爭心，忌妒心，虛榮心，更是他的特色。

一九二〇，一，一。

約法底罪惡

從前舊人罵約法，現在新人也罵約法，這約法合該要倒運了。舊人罵約法，是罵他束縛政府太過；新人罵約法，是罵他束縛人民太過；但照事實上看起來，違法的違法，貪贓的貪贓，做皇帝的做皇帝，復辟的復辟，解散國會的解散國會，約法不會把他們束縛得住，到是人民底出版集會自由，卻被約法束縛得十分可憐。 約法！ 約法！你豈不是一個有罪無功的厭物嗎？

政府拿治安警察條例和出版法兩種武器，來束縛人民出版集會底自由，許多人背着眼睛罵政府違法，其實政府何嘗違法？ 約法裏明明說：『本章所載人民之權利，有認為增進公益，維持治安，或非常緊急必要時，得依法律限制之。』 正因為約法對於人民底權利，原來有這樣一手拿出，一手收回底辦法，政府才訂出許多限制的法律，把人民底出版集會自由，束縛得和鋼鐵鎖鍊一般；這本是約法底罪惡，何嘗是政府違法呢？ 這種約法讓他做

什麼？ 我要請問護法的先生們，護法底價值在那裏？

男系制與遺產制

對於李超女士底事件，（見新潮二卷二號）我們可以看出社會制上兩大缺點：一是男系制，一是遺產制。

遠古亂婚或同姓爲婚時代，曾經過女系制（或是母長制）及父母同長制，這是各國社會學者所同認的了。 在他們漁獵爲生家族初成立底時候，社會上固不盡是男子掌權，家族以內更多半是母長制，這也是自然之理。 後來農業發達，人口加增，土地所有權觀念一天深似一天，戰爭也就多起來了，那戰勝的部落把擄來戰敗的男子爲奴，女子爲妻。（古代的擄妻 Capture-wife 自然不能和本族的自由妻平等，仿佛和後世的妾相似；後來妾底制度，也是從擄妻變化出來的，所以漢文妾字從立從女，就是罪人底意思。） 在社會學上這就叫做『擄妻』或『掠奪婚姻。』 又有一種和平的方法，乃是用農產物或家

畜交換，這就叫做『買賣婚姻』 因爲這兩種婚姻制度，女子在家族在社會底地位，自然發生和以前不同底兩種現象：一是女子不能和男子平等，一是女子變爲個人的私有物。自從女子變爲個人的私有物，所以女子底身體便不能歸自己所有，在家歸父所有，出嫁歸夫所有，夫死歸夫家或子所有；既是個人的所有物，便和別的動產不動產一般，所以他的物主任意把他毀壞，贈送，買賣，都不發生什麼道德的，法律的問題。 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這是東方禮教國女教底『三從』大義，也就是男系制完全勝利底正式宣告，也就是女子終身爲男子所有底詳細說明，鐵板注脚，不如此便不算孝女，良妻，賢母。 只可惜中國人底三從主義，女子歸男子所有主義，還不及匈奴發達；匈奴父死，父底妻和別的財產都歸兒子所有。 這種從子大義，這種把女子也歸在遺產以內一同承襲底制度，比中國人更做得淋漓盡致。

從前在女系制底下的子女，只知有母，不知有父，那遺產自然是男女平分或是專歸女子。 到了女子專歸那一個男子（女子底夫）私有以後，接着許多教主，聖人，都說出一篇

男尊女卑底大道理，女子底地位自然漸漸低將下去，自然由女系制變為男系制，由母長制及父母同長制變為完全父長制。同時父子關係也分明了，遺產也自然變為男子專有了。後來宗法觀念和家長觀念發達起來，長子嫡子底地位又比次子庶子加高便發生了長子或嫡子承襲爵位底習慣；由這個習慣，一切沒有爵位底平民，也模仿他們造成了長子一人承襲遺產底習慣。東洋各民族男系的血族觀念格外發達，女子底地位也格外低，所以尊可以承繼旁系的男子，嫡系的女子反沒有承襲遺產底權利。

現在已經不是宗法社會，什麼男系制，女系制，都是過去的歷史問題，不是現在的社會問題，除了幾個賤丈夫，自然沒有人明目張膽的拿男系制來做道德，法律底標準。至於遺產制度也應該隨着社會底趨勢有個應時的改革才好。有一班思想徹底的人，總覺得勞力所得以外，不會有許多正當的財產；就說凡是財產都算是勞力所得，都算是正當，那絕對不勞力的子孫，也沒有安坐而得遺產底道理；就勉強說不勞力的子孫所得遺產，是他勞力的先人自由遺贈底權利，也斷乎沒有嫡系的女子不能承襲遺產，旁系的男子反來可以獨

斷底道理。這是什麽道理，什麽法律，我想了三日三夜，也想不出頭緒來。

李女士底承繼的哥哥，固然是殘忍沒有『人』的心；但是我以為不能全怪他，我對於社會制度要發兩個疑問：

(一)倘若廢止遺產制度，除應留嫡系子女成年內教養費以外，所有遺產都歸公有，那麽李女士是否至於受經濟的壓迫而死？

(二)倘若不用男系制做法律習慣底標準，李女士當然可以承襲遺產，那麽是否至於受經濟的壓迫而死？

李女士之死，我們可以說：不是個人問題，是社會問題，是社會底重大問題。

解放

我們中國人不注重實質上實際的運動，專喜歡在名詞上打筆墨官司，這都是迷信名詞萬能底緣故。

現在大家對於『婦女解放』這個名詞也是這樣。有人方才主張婦女解放，實際上還沒有一點事做出來；又有人并不反對『婦女解放』這個事實，卻反對『婦女解放』這個名詞，說解放不是自動，辱沒了婦女底人格，惹得大家懷疑，慢說實際運動，連口頭上也幾乎不好說了，這是圖什麼！

解放就是壓制底反面，也就是自由底別名；近代歷史完全是解放底歷史，人民對於君主貴族，奴隸對於主人，勞動者對於資本家，女子對於男子，新思想對於舊思想，新宗教對於舊宗教，一方面還正在壓制，一方面要求自由，要求解放，事實本來是這樣，何必要說得好聽，男子也是如此，并非專門辱沒婦女。況且解放重在自動，不只是被動的意思，個人主觀上有了覺悟，自己從種種束縛的不正當的思想習慣迷信中解放出來，不受束縛，不甘壓制，要求客觀上的解放，才能收解放底圓滿效果。自動的解放，正是解放底第一義。

我們生在這解放時代，大家只有努力在實際的解放運動上做工夫，不要多在名詞上說空話！名詞好聽不好聽，徹底不徹底，沒有什麼多大關係。在思想轉變底時候，道理真

實的名詞，固然可以做群衆運動底公同指針；但若是離開實際運動，口頭上的名詞無論說得如何好聽，如何徹底，試問有什麼用處？

我們迷信名詞萬能，還是八股底餘毒。名詞若果萬能，『共和』這個名詞，自然比『專制』『君主立憲』都好聽得多，徹底得多，可是中國現在總算有了『共和』這個名詞了，實質上實際的效果怎麼樣？所以我們要覺悟：(一)我們所需要的是理想底實質，不是理想底空名詞；(二)我們若要得到理想底實質，必須從實際的事業上一步一步的開步走，一件一件的創造出來；不要睡在空名詞圈裏，學那變戲法的，把名詞當作一種符咒，只是口中念念有詞，就夢想他等候他總有一天從空中落下，實現在我們的眼前。空名詞固然沒有價值，就是他所代表底實質，也只有他本身相當的價值，沒有像『萬應丸』百病包治的價值；我們被那些『先王之法』『聖人之道』等包含一切金科玉律的空乏名詞遺誤已久，此後不可再誤了。

一九二〇，一，一。

虛無主義

中國底思想界，可以說是世界虛無主義底集中地；因爲印度只有佛教的空觀，沒有中國老子的無爲思想和俄國的虛無主義；歐洲雖有俄國的虛無主義和德國的形而上的哲學，佛教的空觀和老子學說却不甚發達；在中國這四種都完全了，而且在靑年思想界，有日漸發達的趨勢。可憐許多思想幼稚的靑年，以爲非到一切否定的虛無主義，不能算是高尚最徹底。我恐怕太高尙了要倒下來，太徹底了要漏下去啊！我以爲信仰虛無主義的人不出兩種結果：一是性格高尙的人出於發狂，自殺；一是性格卑劣的人出於墮落。一切都否定了，不自殺還做什麼？一切都否定了，自己的實際生活却不能否定，所以他們眼裏的一切墮落行爲都不算什麼，因爲一切都是虛無。我敢說虛無思想，是中國多年的病根，是現時思想界的危機；我盼望篤行好學的靑年，要覺悟到自己的實際生活既然不能否定別的一切事物也都不能否定；對於社會上一切黑暗，罪惡，只有改造，奮鬥，單單否定他是無

濟於事；因爲單是否定他，仍不能取消他實際的存在。

俄國精神

責任之先生說：中國人現在所需要的，是將俄國精神，德國科學，美國資本這三樣集中起來。我以爲我們倘能將俄國精神和德國科學合而爲一，就用不着美國資本了。但是中國人此時所最恐怖的是俄國精神，所最冷淡的是德國科學，所最歡迎的只有美國資本！

男女同校與議員

男女同校本來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在理論上簡直用不着討論。上海大同學院是首先實行的了；北京大學收容女生，就是腐敗的教育部也居然許可了；現在南京高等師範也打算收女生，（聽說『蘇社』底首領狠反對這件事，南京底教職員因此有點遲疑；我勸南京教職員勿爲謠言所惑，因爲『蘇社』諸君總不至像安福部那樣橫蠻。）可見男女同校，

在中國也已經成了事實了。但是廣東，浙江，江蘇什麼省議會，都提出什麼禁止男女同校的議案。哼！議員議員！爾等惡也做夠了，人民厭惡爾等也到了極點，何必又鬧笑話！

上海社會

上海社會，分析起來，一大部分是困苦賣力毫無知識的勞動者；一部分是直接或間接在外國資本勢力底下討生活的奸商；一部分是賣偽造的西洋藥品賣發財票的詐欺取財者；一部分是淫業婦人；一部分是無惡不作的流氓，包打聽，拆白黨；一部分是做紅男綠女小說，做種種寶鑑秘訣，做冒牌新雜誌騙錢的黑幕文人和書賈；一部分是流氓政客；青年有志的學生只居一小部分，——處在這種環境裏僅僅有自保的力量，還沒有征服環境的量力。

像上海這種齷齪社會，居然算是全中國輿論底中心，或者更有一班妄人說是文化底中心；上海社會若不用猛力來改造一下，當真拿他做輿論和文化底中心，那末，中國底輿論和文化可真糟透了；因為此時的上海社會，充滿了無知識利用奸詐欺騙的分子，無論什麼

好事，一到了上海，使有一班冒牌騙錢的東西出來搗混。

流氓式的政客，政客式的商會工會底利用手段更是可厭，我因此聯想到國民大會如果開得成，總以不在上海開會為宜。

比較上更實際的效果

『不勞而獲，』自然是不好的觀念；勞而不獲，也不是正當辦法；最好是用勞力去求那比較上更實際的效果。 例如：與其提倡廢姓，不如提倡名號統一；與其提倡女子剪髮，不如提倡女子放足及解放胸部底束縛；與其邀集朋友辦雜誌，不如邀集朋友設讀書會；與其高談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不如去做勞動者教育和解放底實際運動；與其空談女子解放，不如切切實實謀女子底教育和職業。

一九二〇，九，一。

再論上海社會

從前做黑幕一類的小說，不用說是爲了金錢主義；世界上弄錢的法子很多，做這種小說來弄錢已經是有點黑心了。現在因爲黑幕的生意不大好，搖身一變來做新思潮的雜誌騙錢，外面掛着新文化的招牌，裏面還是賣黑幕一類的貨；上海騙錢的法子很多，拿這種法子來騙錢來糟蹋新文化，更加是黑心到了極點了。

從前貪官奸商合起來運米出洋，不用說是爲了金錢主義；世界上弄錢的法子很多，運米出洋好叫自己發財窮人吃貴米，已經是有點黑心了。現在因爲販米出洋受人唾罵，換一個法子來辦平糶局，就由這平糶局運米出洋，（詳見八月二十六日上海時事新報本埠時事欄）上海騙錢的法子很多，拿這種法子來騙錢來造成米荒，更加是黑心到了極點了。

你們提倡新文化反對黑幕，我就掛起新文化招牌來賣黑幕；你們提倡辦平糶反對運米出洋，我就掛起平糶招牌來運米出洋；這種巧計，可比三國演義上的諸葛先生還要利害。因此推論，打着「毋忘國恥」的招牌賣日貨，打着社會主義的招牌擁護軍閥官僚，也是意中事。所以什麼覺悟，愛國，利羣，共和，解放，強國，衛生，改造，自由，新思潮，新文化等一切新流

行的名詞，一到上海便僅僅做了香煙公司，藥房，書賈，彩票行底利器。 嗚呼！上海社會！

學說與裝飾品

本來沒有推之萬世而皆準的眞理，學說之所以可貴，不過爲他能夠救濟一社會一時代弊害昭著的思想或制度。 所以詳論一種學說有沒有輸入我們社會底價值，應該看我們的社會有沒有用他來救濟弊害的需要。 輸入學說若不以需要爲標準，以舊爲標準的，是把學說弄成了廢物；以新爲標準的，是把學說弄成了裝飾品。 譬如我們不懂適者生存底道理，社會向着退化的路上走，所以有輸入達爾文進化論底需要；我們的文學，美術，都偏於幻想而至於無想了，所以有輸入寫實主義底需要；我們士大夫階級斷然是沒有革新希望的，生產勞動者又受了世界上無比的壓迫，所以有輸入馬格斯社會主義底需要：這些學說底輸入都是跟着需要來的，不是跟着時新來的。 這些學說在社會上有需要一日，我們便應該當作新學說鼓吹一日；比這些更新的學說若在社會上有了輸入底需要，我們當然

是歡迎他；比這些更舊的學說若是在社會上有存留底需要，我們不應該吐棄他。　現在有許多人說，達爾文底學說，寫實主義自然主義底文藝，馬格斯底社會主義，都是幾十年前百年前底舊學說，都有比他們更新的，他們此時已經不流行不時髦了。　這種論調完全把學說當作裝飾品，學說重在需要，裝飾品重在時新，這兩樣大不相同呵！

懶惰的心理

改造社會自然應該從大處着想，自然應該在改革制度上努力，如此我們的努力才是經濟的；但是不可妄想制度改革了樣樣事便立刻會自然好起來。　只可說制度不改，我們的努力恐怕有許多是白費了；卻不可說制度改了，我們便不須努力。　無論在何種制度之下，人類底幸福，社會底文明，都是一點一滴地努力創造出來的，不是像魔術師畫符一般把制度改了，那文明和幸福就會從天上落下來。　懷這種妄想的人就是人類懶惰的心理底表現。

例如中國辛亥革命後，大家不去努力創造工業，不去努力創造教育，不去努力創造地方自治，不去努力監督選舉，不去努力要求憲法上的自由權利，妄想改了共和就會自然有一步登天的幸福；又如俄羅斯十月革命以來，大家不想想他在這短期間除了抵抗內外仇敵及大饑饉，他所努力創造的只應該到何程度，便無理地責備他的成績，這都是人類懶惰的心理底表現。

我們現在及將來的改革倘不排除這種心理，定會要失敗的。　據我所知道的北京工讀互助團以爲他們是新思想新制度底產物，便不須照舊式工商業那樣努力那樣競爭，他們便因此失敗了；某處有一消費合作社，他們以爲合作社是新的理想新的制度，不需要從前的營業技術，他們便因此失敗了；有好幾處學生販賣部，他們以爲是傳播新文化底機關，不必採用營業的麻煩手續，連出入賬目都隨隨便便不去用力弄清楚，他們便因此失敗了。我看照這些同樣不努力的懶惰的空想，都沒有不失敗的。

此外我們時常有『徹底』『完全』『根本改造』『一勞永逸』一些想頭，也就是

這種懶惰的心理底表現。人類社會底進化決不是懶惰者所想像的那樣簡單而容易。

一九二〇，十，一。

社會的工業及有良心的學者

中國急需發達工業，但同時必須使重要的工業都是社會的不是私人的，如此中國底改革才得的着西洋工業主義的長處，免得他們那樣由資本主義造成經濟危殆的短處。

中國急需學者，但同時必須學者都有良心，有良心的學者才能夠造成社會上真正多數人的幸福。我們敬愛一個誠實的農夫或工人過於敬愛一個沒良心的學者。這班學者腦子裏充滿了權門及富豪底骯髒東西，他們不以為恥辱，還要把那些骯髒東西列入學理之內，他們那曲學阿世底罪惡助成了權門富豪底罪惡都一件一件寫在歷史上，我們不會忘記啊！

一九二〇，十，一。

勞動者底知識從那裏來？

日本賀川豐彦先生（賀川先生是一位有良心的學者，他住在神戶底貧民窟裏十幾年，專門出力幫助貧民，前兩個月曾來上海調查中國之貧民窟。）在大阪勞動問題講演會曾說：『在今日資本家制度的社會，金錢比生命還要貴重。資本家因為致富不惜犧牲勞動者底生命，大正六年算是最隆盛時代，然全國增加了醫生五萬人看護婦六萬人，而人口死亡率還是增加。』又說：『據文部省研究調查十五萬小學生中，貧民子弟底平均生長，男的矮一寸，女的矮一寸五分；食物不足的人，身長及知識都不能發達。第一要叫他們食物充足啊！社會若不叫他們的食物充足，有非難勞動者無知識底權利嗎？』我盼望主張工人缺乏知識不能增加工資之人，都注意賀川先生所舉的事實！

三論上海社會

上海社會除了齷齪份子以外，好的部分也充滿了戴季陶先生所謂曼且斯特的臭味。偌大的上海竟沒有一個培養高等知識的學校，竟沒有一個公立的圖書館，到處都是算盤聲，銅錢臭。　近來不但是曼且斯特的臭味充滿了，拜金主義的國裏紐約的臭味也加進來了。　而且這種紐約的臭味在上海大時髦而特時髦；他們分明是不過爲自己爲資本家弄了幾個銅錢，而偏偏自謂是在中國實業上貢獻了許多文化。　杜威羅素來了，他們都嘗做驅開森朱爾與拉門德一樣歡迎，而且引爲同調（硬說羅素勸中國人保存國粹）大出風頭，（屢次聲明羅素是某人請來的；）但是杜威反對形式教育底話和羅素反對資本主義底話，他們都充耳不聞，卻和杜威羅素這班書迂子談起什麼中美中英邦交問題來了。　羅素初到上海，在大東歡迎席上就有人在演說中替商務印書館登了一段賣書底廣告。　我們一方面固然讚嘆商務印書館底廣告術十分神奇，一方面可是覺得曼且斯特紐約兩種臭味合璧的上海社會實在唐突學者！

一九二〇，十一，一。

華工

英國人自誇說：無論太陽走到何處，都照着英國國旗；我們也可以自誇說：無論太陽走到何處，都照着中國人作工。 中國勞動者在國內做的工，除了瞎子都可以看得見，這是不待說的，他們并且散布到全地球了；地球上五大部洲，到處都有華工底足跡，至於開闢那新舊金山底功勞，更是歷史的偉大。 最近一班無恥的軍人政客各人自誇參戰底功，試問除赴法的華工外什麼人對於參戰有絲毫功績？ 我們可以自誇的只有偉大的勞動力這一項，但偏偏有一班心盲的人硬說：『吾輩居今日之中國，欲建立勞動者專政而患無勞動者也。』 在外國底華工姑且不論，試問中國國內若無勞動者，我們吃的飯，穿的衣，住的房屋，乘的車船，是從那裏來的？ 我想他只有答道：『這些都是資本家做給我們的。』

四論上海社會

上海社會是那一種人最有勢力？從表面上看來，政治的經濟的大概不用說都在西洋人手裏，但社會底裏面却不盡然。大部分工廠勞動者，全部搬運夫，大部分巡捕，全部包打聽，這一大批活動力很強的市民都在青幫支配之下。去年學生運動時的大罷工已經顯出他們的威信。他們的組織，上海沒有別的團體能比他大，他們老頭子的命令之効力強過工部局。他們所做的罪惡實在不少，上海底秩序安寧可以說操在他們的手裏。他們的團結是跟着物質上生活需要自然發生的，決不能夠全由政治法律底力量任意將他消滅下去。消滅他們之根本辦法，惟有使各業工會在法律上都公然成立，并且使工會底權力能夠容納他們，團結他們，能夠應他們物質上的生活需要，他們的秘密團結自然會消滅下去。在這一點看起來，上海工會發達不發達，不僅是勞動界利害問題，簡直是上海全社會治安問題。

勞工神聖與罷工

常常聽見人說：你們一方面提倡勞工神聖，一方面又提倡罷工或提倡減少工作時間，豈不是自相矛盾嗎？ 像這種頭腦不清的說話，一班頭腦不清的人，或者以爲很有道理。但是要曉得我們所崇拜的勞工神聖，是說勞動者爲社會做的工——即全社會所享用的衣食住及交通機關——是神聖事業，不是說勞動者拼命替資本家增加財產是神聖事業。爲資本家做工是奴隸事業，爲社會做工是神聖事業，頭腦清楚的人應該懂得這個區別。我們提倡罷工或減少工作時間，正因爲現時生產制度下的奴隸事業玷辱了『勞工神聖』這四個字。 可見提倡罷工或減少工作時間和提倡勞工神聖是一致的，不是矛盾的。 我盼望社會上要把這個道理弄清楚，免得思想新的資本家又來假勞工神聖的名義欺騙勞動者，替他拼命做工。

主義與努力

我們行船時，一須定方向，二須努力。 不努力自然達不到方向所在，不定方向將要走

到何處去?

我看見有許多靑年只是把主義掛在口上不去做實際的努力，因此我曾說：『我們改造社會是要在實際上把他的弊病一點一滴一件一件一層一層漸漸的消滅去，不是用一個根本改造底方法能夠叫他立時消滅的。』 又曾說『無論在何制度之下，人類底幸福，社會底文明，都是一點一滴地努力創造出來的，不是像魔術師畫符一般把制度改了，那文明和幸福就會從天上落下來。』 這些話本是專爲空談主義不去努力實行的人而發的，譬如船夫只定方向不努力，船如何行得，如何達到方向所在。

但現在有一班妄人誤會了我的意思，主張辦實事，不要談什麼主義，什麼制度。 主義制度好比行船底方向，行船不定方向，若一味盲目的努力，向前碰在礁石上，向後退回原路去都是不可知的。

我敢說，改造社會和行船一樣，定方向與努力二者缺一不可。

『教學者如扶醉人，扶得東來西又倒，』 這話眞是不錯，

革命與作亂

我們爲什麼要革命？ 是因爲現在社會底制度和分子不良，用和平的方法改革不了才取革命的手段。 革命不過是手段不是目的，除舊布新才是目的。 若是忘了目的或是誤以手段爲目的，那便大錯而特錯。 政治革命是要出於有知識有職業的市民，社會革命是要出於有組織的生產勞動者，然後才有效果。 若是用金錢煽動社會上最不良的分子（無職業不生產的流氓地痞盜賊）來革命，這種無目的之革命，不能算革命，只能算作亂。革命底目的是除舊布新，是要革去舊的換新的，是要從壞處向好處革；若用極惡劣的分子來革命，便是從好處向壞處革了；那麼，我們爲什麼要革命？

革命是神聖事業，是不應該許社會上惡劣分子冒牌的呀！

虛無的個人主義及任自然主義

上海時事新報上所載P. R君那篇『世界改造原理』簡直是夢話，簡直是漁獵社會以前之人所說的。　人類自有二人以上之結合以來，漸漸社會的發達至於今日，試問物質上精神上那一點不是社會底產物？　那一點是純粹的個人的？　我們常常有一種特別的見解和一時的嗜好，自以為是個性的，自以為是反社會的，其實都是直接間接受了環境無數的命令才發生出來的，認賊作子我們那能夠知道！　即如P. R. 君所謂『不聽命於人』之理想，當真是他個人的理想，絕對未曾聽命於人嗎？　不但個人不能夠自己自由解放，就是一團體也不能夠自由解放，福利耶以來之新村運動及中國工讀互助團便因此失敗了。不但一團體不能夠自由解放，就是一國家也不能夠自由解放，羅素先生所以說俄羅斯單獨改革有點危險。　不但物質上如此，精神上也是如此。　譬如婦女殉夫他自以為個人道德是應該如此的，又如我們生在這資本制度社會裏的人，有幾個人免了掠奪底罪惡，這種可怕的罪惡是個人能夠自由解放的嗎？　除了逃到深山和社會完全隔絕，決沒有個人存在之餘地。　我所以說P R那篇文章是夢話，是漁獵社會以前之人所說的。

至於他反對一切建立一個主義的改造，我試問他反對一切建立一個主義，是否也是一種主義？　他主張個人物質的及精神的方面完全解放以後再改造，是否也是一種主義？他所希望的人人各得其所的理想世界，他所希望的乾乾淨淨的人生是否也是一種主義？我們若是聽命於他的這種無信仰無歸宿之改造，是否也要『深入一層地獄不能自由超拔的反於本來大路上去』，是否也是『人類聽命於人的改造』方法，是否也要『弄得非常紊亂無限苦惱，造罪作惡總不了悟』呢？

我們中國學術文化不發達，就壞在老子以來虛無的個人主義及任自然主義。　現在我們萬萬不可再提議這些來遺害青年了。　因為虛無的個人主義及任自然主義，非把社會回轉到原人時代不可實現。　我們現在的至急需要，是在建立一個比較最適於救濟現社會弊病的主義來努力改造社會；虛無主義及任自然主義，都是叫我們空想，頹唐，紊亂，墮落，反古。

一九二〇，十二，一。

民主黨與共產黨

民主主義是什麼？乃是資本階級在從前拿他來打倒封建制度底武器，在現在拿他來欺騙世人把持政權底詭計。在從前政治革命時代，他打倒封建主義底功勞，我們自然不能否認；在封建主義未倒底國裏，就是現在我們也不絕對的反對他。但若是妄想民主政治才合乎全民意，才真是平等自由，那便大錯而特錯。資本和勞動兩階級未消滅以前，他兩階級底感情利害全然不同，從那裏去找全民意？除非把全國民都化為資本家或都化為勞動者才真有全民意這件東西存在，不然，無論在何國家裏都只有階級意黨派意，絕對沒有全民意。民主主義只能夠代表資產階級意，一方面不能代表封建黨底意，一方面更不能代表勞動階級底意，他們往往拿全民意來反對社會主義，說社會主義是非民主的，所以不行，這都是欺騙世人把持政權的詭計。

請看哈爾濱俄舊黨光明報記者和上海時事新報記者底談話（見十一月二十六日

上海時事新報哈爾濱特約通信）這班民主派欺騙世人的詭計便完全暴露出來了。他說：『我們非社會黨的主張，就是要在遠東建立一真正民主的共和國，決不贊成建立共產主義的國家。』又說：『至於日本呢，我相信他能幫助我們。』又說：『謝米諾夫却是真正的民主黨，現在祇有他一人抵禦共產黨。』又說：『不論是美國，是日本，他們取得中東路權之後，總沒有我們俄國人好。』又說：『中國取消俄使領，是不應當的。現在俄國人沒有一個滿意中國的審判廳的。』

由他這些說話，我們看出兩件事：（一）原來反對共產黨底真正民主黨就是謝米諾夫這樣貪鄙不法的人物；（二）原來民主黨對中國底外交，和共產黨放棄中東路權放棄領事裁判權恰恰相反。

提高與普及

一國底學術不提高固然沒有高等文化，不普及那便是使一國底文化成了貴族的而

非平民的，這兩樣自然是不能偏廢。　適之先生對於大學生主張程度提高，理論上自然是正當，別人駁他的話，我看都不十分中肯。　我對於這個問題有兩種感想：

（一）大學程度固然要提高，同時也要普及，提高而普及的方法就是全國多設大學，各大學中多收絕對不限資格的自由旁聽生。　學術界自然不能免只有極少數人享有的部分，但這種貴族式的古董式的部分，總得使他盡量減少才好。

（二）專就北京大學學生而論，現在低的還沒有，如何去提高？　我覺得眼前不必急於提高，乃急於實實在在的整頓各科底基礎學。　歷來北大底畢業生有幾個能自由譯讀西文參攷書的，有幾個基礎的普通科學習得完備的？　蔡孑民先生到北大以後，理科方面並不比從前發展，文科方面號稱發展一點，其實也是假的，因為沒有基礎學的緣故。　沒有基礎學又不能讀西文書，仍舊拿中國舊哲學舊文學中昏亂的思想來高談哲學文學，是何等危險！　我勸適之

先生別高談什麼提高不提高，趕快教朱謙之易家鉞一流學生多習點基礎科學，多讀點外國文，好進而研究有條理的哲學，好醫醫他們無條理的昏亂思想罷！

我這兩種感想適之先生以爲如何？

無意識的舉動

倒軍閥，我們是贊成的，但是倒一軍閥成一軍閥，實在是無意識的舉動。 戰爭我們雖然不絕對的反對，但是無主義的地盤戰爭，實在是無意識的舉動。 各省自治運動我們也很贊成，但是混合一班腐敗官僚，安政餘孽，爛污政客，警察偵探運動省自治，實在是無意識的舉動。 廣州人趕去一班政客官僚，我們固然很贊成，但是他們又迎去一班政客官僚，實在是無意識的舉動。 各地學生排日貨，我們固然不反對，但是去年天津學生今年河南學生強迫販賣日貨商人游街，實在是無識意的舉動。 政局統一，我們也不反對，但是贊成現

政府統一中國，實際上就是日本間接的統一中國，實在是無意識的舉動。

一九二〇，十二，一。

文化運動與社會運動

文化運動與社會運動本來是兩件事，有許多人當做是一件事，還有幾位頂刮刮的中國頭等學者也是這樣說，眞是一件憾事！

文化運動底內容是些什麼呢？我敢說是文學，美術，音樂，哲學，科學，這一類的事。社會運動底內容是些什麼呢？我敢說是婦女問題，勞動問題，人口問題，這一類的事。這兩類事底內容分明是不同的，硬要把他們混為一談，豈非怪事嗎？

文學美術裏面也許有人喜歡加上一點社會化的色彩，描寫到婦女問題和勞動問題；從事社會運動的人，也許要很留意文學美術哲學科學做他們社會運動底工具；但這兩類事業底本身，仍然是兩件事，不可併為一談。 或者有人一方面從事文化運動，一方面又從

事社會運動，這只可以說一個人兼做兩類的事，不可以說這兩類事是一類。

有一班人以爲從事文化運動的人一定要從事社會運動，其實大大的不然；一個人若眞能埋頭在文藝科學上做工夫，什麼婦女問題，勞動問題，鬧得天翻地覆他都不理，甚至於還發點頑固的反對議論，也不害在文化運動上的成績。 又有一班人以爲社會運動就是文化運動，這更是大錯而特錯；試問婦女問題，勞動問題，在文藝科學上有何必然的連帶價值？ 幷不是我們看輕了社會運動，只因爲他和文化運動是兩件事，我們不能說在社會運動有成績的人在文化運動也有成績，也和我們不能說在文化運動有成績的人在社會運動也有成績是一樣。 以上兩種人的誤會，都因爲不明白文化運動和社會運動是兩件事。

又有一班人幷且把政治，實業，交通，都拉到文化裏面了，我不知道他們因爲何種心理看得文化如此廣泛至於無所不包？ 若再進一步，連軍事也拉進去，那便成了武化運動了，豈非怪之又怪嗎！

政治，實業，交通，都是我們生活所必需，文化是跟着他們發達而發生的，不能說政治實

業交通就是文化。 這個道理羅素在北京演講的社會結構學裏面有一段說得很清楚，現在錄在下面：

「什麼叫做文明，其定義可以說是要求生存競爭上不必要的目的──生存競爭範圍以外之目的。 古化文明，第一次發原於埃及巴比倫；大河出口之處地土膏腴，宜於農作，由農業發生文明，……在膏腴的地方，如長江黃河底下游，一人工作出來的不止供給一人底需要，於是少數人得着閑暇，可以從事知識思想的生活，如文字，算術，天文等，均爲後世文明底基本；但在這時候雖有少數人從事文明事業，其大多數人作工還非一天到晚勞苦不可，科學，哲學，美術，固然也有人注意，但只是少數幸運的人；在實業發達時代，生產必需品既然增加，要多少就有多少，一人只要每天四小時作工，餘剩的就可以從事知識思想的生活了。」

創造文化，本是一民族重大的責任，艱難的事業，必須有不斷的努力，決不是短時間可以得着效果的事。 這幾年不過極少數的人在那裏搖旗吶喊，想造成文化運動底空氣罷

了，實際的文化運動還不及九牛之一毛，那責備文化運動底人和以文化運動自居底人，都未免把文化太看輕了。

最不幸的是一班有速成癖性的人們，拿文化運動當做改良政治及社會底直接工具，竟然說出『文化運動已經有兩三年了，國家社會還是仍舊無希望，文化運動又要失敗了』的話，這班人不但不懂得文化運動和社會運動是兩件事，并且不曾懂得文化是什麼。

中國式的無政府主義

我近幾年來細細研究我中華民族種種腐敗墮落到人類普通資格之水平線以下，我的慚愧，悲憤，哀傷，常常使我不肯附和一般新舊謬論。

我敢大膽宣言：非從政治上，教育上，施行嚴格的干涉主義，我中華民族底腐敗墮落將永無救治之一日；因此我們唯一的希望，只有希望全國中有良心，有知識，有能力的人合攏起來，早日造成一個名稱其實的『開明專制』之局面，好將我們從人類普通資格之水平

線以下救到水平線以上。

施行這嚴格的干涉主義之最大障礙，就是我們國民性中所含的懶惰放縱不法的自由思想；鑄成這腐敗墮落的國民性之最大原因，就是老莊以來之虛無思想及放任主義。

近來青年中頗流行的無政府主義，並不完全是西洋的安那其，我始終認定是固有的老莊主義復活，是中國式的無政府主義，所以他們還不滿於無政府主義，更進而虛無主義，而出家，而發狂，而自殺；意志薄弱不能自殺的，恐怕還要一轉而順世墮落，所以我深惡痛絕老莊底虛無思想放任主義，以爲是青年底大毒。

民國日報覺悟上，太朴答存統的信中說：『我相信中央集權的政治組織與中國的國民性不能容；馬氏主義是中央集權，故我不信其能實行。』又說：『中國底國民性既不容中央集權的政治組織，而中國底社會情形又向來是無政府已慣的，所以一旦要行起勞農政治，要組織強有力的中央機關，我真不知其可也！』又說：『我是中國式的無政府主義者。』

太朴先生這幾句話誠然不錯，但我以為若要遷就中國國民性和社會情形而不加以矯正，只有袁世凱張勳一班人絕對贊成罷；因為袁張都正是口口聲聲擁護國民性和社會情形發揮他們的主張啊！

我發誓寧肯讓全國人罵我，攻擊我，壓迫我，而不忍同胞永遠保存這腐敗渙散的國民性，永遠墮落在人類普通資格之水平線以下。

一九二一，五，一。

下品的無政府黨

我前次所說中國式的無政府主義即虛無主義的無政府黨，在中國讀書人中還總算是上品；其餘那一班自命為無政府黨的先生們投身政黨的也有，做議員的也有，拿乾俸的也有，吃鴉片烟的也有，冒充人家女婿的也有，對人說常同吳稚暉先生在上海打野雞的也有，做陸軍監獄官的也有，自稱湖南無政府黨先覺到處要人供給金錢的也有，以政學會誣人來謀校長做的也有，書已絕版尚登廣告勸人寄錢向他購買的也有，謀財殺害姪子的也

有，可以說形形色色無奇不有了。

吳稚暉先生說：『什麼無政府黨，簡直是拆白黨』

沈玄廬先生說：『傳播一種主義，爲現社會所嫉視的；或單獨施行一種犧牲生命的行爲給社會羣衆一個暗示：這是何等簡單純潔的行爲。勇於羣衆所不敢做的事，拿軀體做了肉彈在己身一無所圖而給昏迷的羣衆一個大大的暗示，尤爲難能可貴。羣衆中間，亦須萬人中得一二這樣的分子，無論舊勢力怎樣嚴重的壓迫，沒有不崩潰的。可是這類的動作，是沈默中的迅雷，是立體的事實，決不是被雇傭或鼓吹別個人去做的事。現在居然有幾個人把手鎗炸彈掛在口頭，印上紙面做傳播主義的鋒頭；這些不實的平面的空談，拿來嚇死老鼠都無用，打算驅哪個人呢？如果說這也是一種鼓吹，希望別一個人去實行；這種叫人家去放火自己立在隔岸做指揮者，事成居了功，事敗免得禍；這是什麼心理？

『現在有幾個人，既不是憑資本生活，又不做工作勞動，據他們的主張是「傳播主義，維持生活」在操行清潔的，未嘗不像一個沿門托鉢的苦行僧；只是藉傳播主義來維持

生活，就活現一個擇肥而噬的拆白黨。 依我個人當面接受到的口吻，公然有無論取到哪一個人底財貨，就算是「光復」的。 分明不是生產的勞動者，却把生產勞動者該說的話該做的事也橫領了來，掠奪的手段，幾乎駕在資本家之上。 一面還要反對勞工專政，這又是什麼心理呢？ 「你的就是我的，我的還是我的，」社會上爲這些人下了這種標語，這正是克魯泡特金互助論例外的人，更是託爾斯泰對他無抵抗的人物，尤其是馬克斯階級爭鬥史中變態的產兒。 這幾個人常常自命爲「萬國政府所不容，」幸而資本主義底國家和政府存在，一般人因爲正在起階級仇視底思潮，不注意到這些少數變態的拆白黨身上去，如果經濟制度革了命，哪裏有他們的立脚地！」

青年底誤會

「教學者如扶醉人，扶得東來西又倒。」 現代青年底誤解，也和醉人一般。 你說要鼓吹主義，他就迷信了主義底名詞萬能。 你說要注重問題，他就想出許多不成問題的問

題來討論。 你說要改造思想，他就說今後當注重哲學不要科學了。 你說不可埋頭讀書把社會公共問題漠視了，他就終日奔走運動把學問拋在九霄雲外。 你說婚姻要自由，他就專門把寫情書尋異性朋友做日常重要的功課。 你說要打破偶像，他就連學行值得崇拜的良師益友也蔑視了。 你說學生要有自動的精神，自治的能力，他就不守規律，不受訓練了。 你說現在的政治法律不良，他就妄想廢棄一切法律政治。 你說要脫離家庭壓制，他就拋棄年老無依的母親。 你說要提倡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他就悍然以為大家朋友應該養活他。 你說青年要有自尊底精神，他就目空一切，妄自尊大，不受善言了。 你說反對資本主義的剩餘勞動，他就不尊重職務觀念，連非資本主義的剩餘勞動也要詛咒了。 你說要尊重女子底人格，他就將女子當做神聖來崇拜。 你說人是政治的動物不能不理政治，他就拿學生團體底名義干與一切行政司法事務。 你說要主張書信秘密自由，他就公然拿這種自由做誘惑女學生底利器。 長久這樣誤會下去，大家想想是青年底進步還是退步呢？

反抗輿論的勇氣

輿論就是羣衆心理底表現，羣衆心理是盲目的，所以輿論也是盲目的。古今來這種盲目的輿論，合理的固然成就過事功，不合理的也造過許多罪惡。反抗輿論比造成輿論更重要而却更難。投合羣衆心理或激起羣衆恐慌的幾句話往往可以造成力量強大的輿論，至於公然反抗輿論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然而社會底進步或救出社會底危險，都需要有大胆反抗輿論的人，因為盲目的輿論大半是不合理的。此時中國底社會裏正缺乏有公然大胆反抗輿論的勇氣之人！

一九二一，六，一。

過渡與造橋

今人多言過渡時代，我以為這名詞還不大妥，因為有個彼岸才用渡船渡過去，永續不斷的宇宙人生，簡直是看不見彼岸或竟實無彼岸的茫茫大海，我們生存在這大海中之一

切努力，與其說是過渡，不如說是造橋。　自古迄今人人不斷的努力，都像是些工程師和小工在那裏不斷的造橋。　這座橋雖然還沒有完工的希望，或者永無完工的希望，但是從古到今已造成的部分却是可以行人，並非勞而無功。　我們今後若是不想雙脚蹈海，若是還想在橋上行走，只有接續前人工程努力造橋，使這橋一天長似一天，行人一天方便一天；不但天天要把未造的延長，而且時時要把已造的修整，不可妄想一勞永逸，更不應因一時不見彼岸而灰心。　或者可以說，這橋漸漸造的又長又闊，能容大家行車跑馬，又架上樓閣亭台，這橋便是彼岸，此外更無所謂彼岸。

卑之無甚高論

高論倘能救世，孔孟之稱仁說義早已把世界弄好了。

羅素離中國最後的演講『中國人到自由之路』裏面說，『中國最要緊的需要是愛國心底發達，而於有高等智識足爲民意導師的尤爲要緊。』　這句話恐怕有許多高論家

罵他不徹底，更要責備他和從前熱心主張的世界主義反背了。 我獨以為這正是對中國人很適當的卑之無甚高論。 他又說：『希望在極短促的期間，把精神分播到民間去，實是痴想。 但是改革之初，需有一萬徹底的人，願冒自己生命的犧牲，去制馭政府，創興實業，從新建設。』 這句話恐怕有許多高論家罵他提倡少數人專政。 我也以為這正是對中國人很適當的卑之無甚高論。

中國人民簡直是一盤散沙，一堆蠢物，人人懷着狹隘的個人主義，完全沒有公共心，壞的更是貪賄賣國，盜公肥私，這種人早已實行了不愛國主義，似不必再進以高論了。

一國中擔任國家責任的人自然是越多越好，但是將這重大的責任胡亂放在毫無知識，毫無能力，毫無義務心的人們肩上，豈不是民族的自殺！ 中國此時不但全民政治是無用的高論，就是多數政治也是癡想；若照中國多數人底意思，還應該男子拖下辮子，女子包起小脚，吃鴉片，打麻雀，萬事都由真命天子做主。 這種事實決不是高論能夠掩住使我們可以不承認的。

吳稚暉先生說：『現在只好令列寧殺了我們，然後我們再殺列寧。』 我想吳先生這種卑之無甚高論的論調，不專為老腐敗而發，也并為一般自命為覺悟的青年而發。可憐我們中國幼稚的產業和幼稚的教育逼迫着我不得不鼓起勇氣說句實話：『卑之無甚高論。』

我希望不願意民族的自殺之人，勿閉起眼睛妄發不認事實自欺欺人的高論！

革命與制度

社會底進步不單是空發高論可以收效的，必須有一部分人真能指出現社會制度底弊病，用力量把舊制推翻，同時用力量把新制度建設起來，社會才有進步。 力量用得最劇烈的就是革命。 革命不是別的，只是新舊制度交替底一種手段，倘革命後而沒有新的制度出現，那只算是搗亂，爭權利，土匪內亂，不配冒用革命這個神聖的名稱。 若說制度總不是好東西，不如根本革了他的命；這種高論或者有人以為如此才算徹底，其實舊制度正可

辦這種高論苟延殘喘；因爲凡是一種制度，都有他所以成立的理由和成立經過在歷史上的勢力，非有一種新的制度經過人們努力建設，成了輿論，成了法律，在事實上有代替他的勢力，他是不會見了高論便自然消滅的；所以不切於實際需要的高論往往可以做舊制度底護身符，這種高論只算是低論罷了。

政治改造與政黨改造

「人是政治的動物，」政治只可以改造變形，要說人類可以絕對不要政治，這話此時還沒有證據。 既然有政治便不能無政黨，政黨只可以改造，要說政治可以絕對不要政黨，這話此時也還沒有證據。 無論是有產階級的政黨或無產階級的共產黨，凡是直接擔負政治責任之團體，似乎都算是政黨。 一般人民雖然都有選舉被選舉權，但實際上被選舉的究竟多是政黨；一般人民雖然都有參與政治的權利，但實際上處理政務直接擔負政治責任的究竟還是政黨；所以政黨不改造，政治決沒有改造底希望。

有產階級各政黨底過去的成績，造謠，傾陷，賄賣，假公肥私，爭權奪利，顛倒是非，排斥異己，不分東方西方都在百步五十步之間。以這班狐羣狗黨擔負政治的責任，政治豈有不腐敗之理。有人說，在有產階級的政治之下，由金力造成的政黨，這種現象是必然的，是無法改造的，只有以共產黨代替政黨，才有改造政治底希望。我以爲共產黨底基礎建築在無產階級上面，在理論上，自然要好過基礎建築在有產階級上面用金力造成的政黨；但是天下事『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舊政黨底腐敗誠然是信而有徵，新的共產黨究竟如何，全靠自己做出證據來才能夠使人相信啊！

羅素在『中國人到自由之路』裏說：『改革之初，需有一萬徹底的人，願冒自己性命的犧牲，去制取政府，創興實業，從新建設。這類人又須誠實，能幹，不沾腐敗習氣，工作不倦，肯容納西方的長處而又不像歐美人做機械的奴隸。』又說：『中國政治改革，決非幾年之後就能形成西方的德謨克拉西。……要到這個程度，最好經過俄國共產黨專政的階級。因爲求國民底智識快點普及，發達實業不染資本主義的色彩，俄國式的方法是唯一的道

路了。』

羅素這兩段話，或者是中國政黨改造底一個大大的暗示，政黨是政治底母親，政治是政黨的產兒；我們與其大聲疾呼：『改造政治，』不如大聲疾呼：『改造政黨！』

九二一，七，一。